

書名 第一奇書一百回 康熙三十四年序刊本  
撰者 明 笑笑生 撰, 清 張竹坡 評  
卷 冊十四  
內容分類 集-小說 章回小說 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9  
編號 D8644800

# 全像金瓶梅詞話 第十四冊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彩色首頁3](#)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44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9](#)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第一奇書一百回 康熙三十四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彭城張竹坡批評

# 第一奇書

玩花書屋藏板



今昔  
瓶  
梅

料  
2972  
(14)



双紅堂  
小説  
49(14)

十四



第五十六回

本倫曹雅

此回是財字一篇小結，蓋梵僧藥以後，乃極力寫色的利害，此又寫財的利害，為酒肉朋友柴米夫妻八字同聲一哭也。

西門捐金，人言彼不得交友之報，不知其盜子虛之物為捐金之費，比盜賊得平人財物而施人者，更加一等罪惡。蓋我既盜朋友之財，何責朋友之負我哉。

二百已做完，又接敘水秀才一段，蓋水乃冷物，今欲寫西門氏冷落，于七十九回後而不露冷信，于前數十回之前不特無以勸懲，亦何以為之文字哉。然即寫一水秀才來，則正炎熱時，何以人此冷姓而水秀才一來，文字亦必冷盡矣。故先

科 2972

(4)



提明水秀才乃閒閒說出又輕輕抹去重複寫一溫字出來  
言此時冷雖未冷熱已不熱惟此尸居餘氣以且夕待死耳  
故隔花一戲借韓金釧透出寒字又借春鴻留春燕死透出  
春去秋深此又以水溫二秀才言不熱之漸將冷之几層層  
文字固自做開卷冷熱二字非真个有西門氏請代筆先生  
也至後溫秀才去而聶而湖代寫軸文已隱一冷水于內故  
帶水戩冷已極矣而西門死伯爵祭支方用水秀才水字為  
冷豈不益信

第五十六回

西門慶捐金助朋友  
常時節得鈔做妻兒

詩曰

清河豪士天下奇  
意氣相投山可移

濟人不惜于金諾  
狂飲寧辭百夜期

雕盤綺食會眾客  
吳歌趙舞香風吹

堂中亦有三千士  
他日酬恩知是誰哭盡天下萬世

話說西門慶留下兩個歌童隨郎打發苗家人回書禮物又賞了  
些銀錢苗實領書磕頭謝了出門後來不多些時春燕死了止春

鳴一人送去已往迎正是  
不得將來矣

千金散盡教歌舞  
留與他人樂少年

却說常時節自那日求了西門慶的事情還不得到手房主又日  
夜催逼恰遇西門慶從東京回家今日也接風明日也接風一連  
過了十來日只不得個會面常言道見面情難盡一个不見却告





訴誰每日叫了應伯爵只走到大官人門首問聲說不在就空回  
了回家又被渾家埋怨道你也是男子漢大丈夫房子沒間住吃  
這般懊惱氣你平日只認的西門大官人今日求些周濟也做了  
瓶落水說的常時節有口無言呆瞪瞪不敢做聲到了明日早起  
身尋了應伯爵來到一個酒店內便請伯爵吃三盃伯爵道這却  
不當生受常時節拉了坐下量酒打上酒來擺下一盤薰肉一盤  
鮮魚酒過兩巡十弟見如此所為酒肉弟兄也常時節道小弟向求哥和西門大  
官人說的事情這几日通不能會面房子又催逼的緊昨晚被房  
下聒絮了一夜耐不的五更抽身專求哥趣着大官人還沒出門  
時慢慢的候他不知哥意下何如應伯爵道愛人之托必當終人  
之事我今日好歹要大官人助你些就是兩個又吃過几盃應

伯爵便推早酒不吃了常時節又勸一盃算還酒錢一同出門徑  
奔西門慶家裡來那時正是新秋時候金風薦爽西門慶連醉了  
几日覺精神減了几分正遇周內相請酒便推事故不去自在花  
園藏一塢和吳月娘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五个尋花問柳頑耍  
好不快活勝筵難再常時節和應伯爵來到所上問知大官人在屋裡  
滿心歡喜坐着等了好半日却不見出來只見門外書童和書童  
兩個抬着一隻箱子都是綾絹衣服氣吁吁走進門來亂嚷道等  
了這半日還只得一半就所上歇下應伯爵便問你爹在那裡書  
童道爹在園裡頑耍哩伯爵道勞你說聲兩個依舊抬着進去了  
不一時書童出來道爹請應二爹常二叔少待便來也兩人又等  
了一回西門慶纔走出來二人作了揖便請坐的伯爵道連日哥



吃酒忙不得些空今日却恁的在家裡西門慶道自從那日別後  
整日被人家請去飲酒醉的了不的通沒些精神今日又有人請  
酒我只推有事不去伯爵道方纔那一箱衣服是那里拾來的西  
門慶道目下交了秋人家都要添些秋衣方纔一箱是你大嫂子  
的還做不完纔勾一半哩常時節伸着舌道六房嫂子就六箱了  
好不費事小戶人家一疋布也難得事哥果是財主哩西門慶一  
應伯爵都笑起來伯爵道這兩日杭州貨船恁的還不見到不知  
買賣貨物何如言几日不知李三黃四的銀子曾在府裡頭關了  
些送來與哥麼西門慶道貨船不知在那里擔擱着書也沒稍封  
寄來好生放不下李三黃四的又說在出月纔閱應伯爵挨到身  
邊坐下乘閒便說常二哥那一日在哥席前求的事情一向哥又

沒的空不會說的常二哥被房主催逼慌了每日被嫂子埋怨二  
哥只麻做一團沒个理會如今又是秋涼了身上皮襖兒又當在  
典舖裡哥若有好心常言道救人須救急時無省的他嫂子日夜  
在屋裡絮絮叨叨况且尋的房子住着也是哥的体面因此常二  
哥央小弟特地來求哥早些周濟他罷西門慶道我曾許下他來  
因爲東京去費的銀子多了本待等躉夥計到家和他理會如今  
又恁地要緊伯爵道不是常二哥要緊當不的他嫂子瞎絮只得  
求哥早些便好西門慶躊躇了半晌道既這等也不難且問你要  
多少房子纔勾住伯爵道他兩口兒也得一間門面一間客坐一  
間床房一間厨灶四間房子是少不得的論着價銀也得三四个  
多銀子哥只早晚湊些教他成就了這樁事罷西門慶道今日先



把几兩碎銀與他拿去買件衣服辦些家活盤攪過來待尋下房  
子我就兌銀與你成交可好麼兩個一齊謝道難得哥好心西門  
慶便叫書童去對你大娘說皮匣內一包碎銀取了出來書童應  
諾不一時取了一包銀子出來遞與西門慶西門慶對常時節道  
這一包碎銀子是那日東京太師府賞封剩下的十二兩你拿去  
好襖用打開與常時節看都是三五錢一塊的零碎紋銀常時節  
接過放在衣袖裡就作揖謝了西門慶道我這几日不是要遲你  
的你又沒會尋的只等你尋下待我有銀一起兌去便了常時節  
又稱謝不迭三個依舊坐下伯爵便道多少古人輕財好施到後  
來子孫高六門間把祖宗基業一發增的多了也須問其如何來  
人慳吝的積下許多金寶後來子孫不好連祖宗積上也不保可

知天道好還哩西門慶道凡那東西是好動不喜靜的怎肯埋沒  
在一處也是天生應人用的一个人堆積就有一个人缺少了因

此積下財寶秘有罪的為財字正說着只見書童托出飯來三人

吃畢常時節作謝起身袖着銀子懽喜走到家來剛剛進門只見  
渾家聞炒炒嚷將出來罵道梧桐葉落滿身光棍的行貨子出去

一日把老婆餓在家裡向兀自于懽萬喜到家來可不害羞哩房  
子沒的住受別人許多酸嘔氣只教老婆耳躲裡受用那常二只

是不開口任老婆罵的完了輕輕把袖裡銀子摸將出來放在桌  
兒上打開瞧着道孔方兄孔方兄我瞧你光閃閃响噹噹無賴之

寶渾身還麻了恨沒口水嚥你下去你早些來時不受這淫婦一  
場氣了又為財那婦人明明看見包裡十二三兩銀子一堆喜的



搶近前來就想要在老公手裡奪去常二道你生平曾罵漢子見了銀子就要親近哩我明日把銀子買些衣服穿自去別處過活再不和你鬼混了那婦人陪着笑臉道子為銀我的哥端的此是那里來的這些銀子常二也不做聲婦人又問道我的哥難道你便怨了我我也只是要成家子為銀今番有了銀子和你商量停當買房子安身却不好倒恁地喬張致我做老婆的不曾有久花見憑你怨我也是枉了常二也不開口那婦人只顧饒舌又見常二不揪不採自家也有几分慚愧禁不得吊下淚來子為銀常二看了嘆口氣道婦人家不耕不織把老公恁地潑罵那婦人一發急了淚來兩個大都閉羞口又沒個人勸解閉悶的坐着常二尋思道婦人家也是難做受了辛苦埋怨人也怪他不的子為銀我今日有了銀

子不採他人就道我薄情使大官人知道也須斷我不是子為銀對那婦人笑道我自要你誰怪你來只你時常聒噪我只得忍着出門去了却誰怨你來我明白和你說這銀子原是早上耐你不的特地請了應二哥在酒店裡吃了三盃此亦不能可嘆一同往大官人宅裡等候恰好大官人正在家段曾去吃酒虧了應二哥許多婉轉總得這些銀子到手還許我尋下房子兌銀與我成交哩這十二兩是先教我盤攪過日子的那婦人道原來正是大官人與你的如今不要花費開了尋件衣服過冬省的耐子為銀常二道我正要與你商量十二兩紋銀買几件衣服辦几件家活在家裡等有了新房子搬進去也好看些只是感不盡大官人慇懃好情後日搬了房子也索請他坐坐是婦人道且到那時再作理會正是



惟有感恩并積恨 萬年千載不生塵

常二與婦人說了一回，婦人道：「你吃飯來，沒有常二道，也是大官人屋裡吃來的，你沒會吃飯，就拿銀子買了米來。」婦人道：「仔細拴着銀子，我等你就來。」常二取烤棧望街上買了米，烤棧上又放地門接住與前進門乘妙出來着一塊羊肉，拿進門來。婦人迎門接住，道：「這塊羊肉又買他做甚？」常二怒又喜色俄然紙上妙筆笑道：「剛纔說了許多辛苦，不爭這一些羊肉，就牛也該宰几个。請你婦人笑指着常二，罵道：「狼心的賊！今日便懷恨在心，看你怎的奈何了！」我常二道：「只怕有一日叫我一萬聲親哥，饒我小淫婦罷。」我也只不饒你哩。」試試手段看則便。那婦人聽說笑的往井邊打水去了。當下婦人做了飯，切了一碗羊肉擺在桌兒上，便叫哥吃飯。常二道：「我纔吃的飯，不要吃了，你餓的慌，自熬些罷。」那婦人便一个自吃了，收拾家活打發常二去買衣服。常二袖着銀子，一直奔到大街上來，看了几家都不中意，買了一件青杭絹女襖，一條綠紬裙子，一件月白雲袖衫兒，一件紅綾襖子，一件白紬裙兒，共五件自家也對身買了一件鵝黃綾襖子，一件丁香色紬直身，又買几件布草衣服，共用去六兩五錢銀子，打做一包背到家中，叫婦人打開看看。婦人看了，便問多少銀子買的。常二道：「六兩五錢銀子。」婦人道：「雖沒便宜，却直這些銀子。」一面收拾箱籠，放好，明日去買家活。當日婦人懽天喜地過了一日，埋怨的話都吊在東洋大海去了。一篇柴米不在話下再表應伯爵和西門慶兩個自打發常時節出門依舊在廝上坐的。西門慶因說起我雖是个武職，恁的一个門面，京城內外也交納許多官員，近日又拜在

人便一个自吃了，收拾家活打發常二去買衣服。常二袖着銀子，一直奔到大街上來，看了几家都不中意，買了一件青杭絹女襖，一條綠紬裙子，一件月白雲袖衫兒，一件紅綾襖子，一件白紬裙兒，共五件自家也對身買了一件鵝黃綾襖子，一件丁香色紬直身，又買几件布草衣服，共用去六兩五錢銀子，打做一包背到家中，叫婦人打開看看。婦人看了，便問多少銀子買的。常二道：「六兩五錢銀子。」婦人道：「雖沒便宜，却直這些銀子。」一面收拾箱籠，放好，明日去買家活。當日婦人懽天喜地過了一日，埋怨的話都吊在東洋大海去了。一篇柴米不在話下再表應伯爵和西門慶兩個自打發常時節出門依舊在廝上坐的。西門慶因說起我雖是个武職，恁的一个門面，京城內外也交納許多官員，近日又拜在





太師門下那里通問的書最流水也似往來我又不得細工夫料理我一心要尋个先生在屋裡叫他替寫寫省些力氣也好只没个有才學的人你看有時便對我說伯爵道哥你若別樣却有要這個到難第一要才學第二就要人品了又要好相處沒些說是說非翻唇弄舌這就好了伏後若是平平才學又做慣搗鬼的怎用的他小弟只有一个朋友他現是本州秀才應舉過几次只得中他督中才學果然班馬之上就是人品也孔孟之流他和小弟通家兄弟極有情分曾記他十年前應舉兩道策那一科試官極口贊好不想又有一个賽過他的便不中了後來連走了几科禁不的髮白髭班如今雖是飄零書劍家裏也還有一百畝田三四帶房子住着西門慶道他家几口兒也勾用了却怎的肯來我家坐館應伯爵道當先有的田房都被那些大戶人家買去了如今只剩得隻手受呼西門慶道原來是賣過的田等甚麼數伯爵道好是靠不的數了只他一個渾家年紀只好二十左右生的有十分美貌又有兩個孩子纏三四歲西門慶道他家有了美貌渾家那肯出來伯爵道喜的是兩年前渾家又要偷漢跟了個人走是東京去了兩個孩子又出痘死了如今止存他一口定然肯出來西門慶笑道恁地說的他好都是鬼混你且說他姓甚麼伯爵道姓水他才學果然無比鐵瓶落水故必寫來哥若用他時管情書柬詩詞一件件增上哥的光輝人看了時都道西門大官人恁地才學哩西門慶道你都是吊慌我却不信你紀的他些書柬兒念來我所看好時我就請他來家撥間房子住下只一口兒也好看承的伯爵道曾記

第一奇書 五十六回



聽得他稍書來要我替他尋個主兒這一封書畧記的幾句念與哥

黃鸞兒

書寄應哥前別來思不待言滿門兒托賴都康健舍字在邊傍立着官有時一定求方便羨如椽往來言蔬落筆起雲烟

西門慶听畢便大笑將起來道他既要你替他尋個好主子却怎的不稍書來到寫一隻曲兒來又做的不好可知道他才學荒疎人品散蕩哩伯爵道這到不要作准他只爲他與我三世之交自小同上學堂先生曾道應家學生子和水家學生子一般的聰明伶俐後來已定長進落後做文字一樣同做再沒些妬忌極好兄弟故此不拘形迹便隨意寫個曲兒况且那隻曲兒也到做的有

趣西門慶道别的罷了只第五句是甚麼說話伯爵道哥不知道這正是拆白道理尤人所難舍字在邊旁立着官字不是个館字若有館時于萬要舉薦因此說有時定要行方便哥你看他詞裡有一个字兒是閒話麼只這几句穩穩把心窩裡事都寫在紙上可不好哩西門慶被伯爵說的他恁地好處到沒的說了一對瞎子妙絕只得對伯爵道到不知他人品如何伯爵道他人品比才學又高前年他在一个李侍郎府裡坐館那李家有几十个丫頭一个个都是美貌俊俏的又有几个伏侍的小廝也一个个都標致龍陽的那水秀才連住了四五年再不起一些念頭後來不想被几个壞事的了頭小廝見他似聖人一般反去日夜括他那水秀才又極好慈悲的人便口軟勾搭上了因此被主人逐出門外關動街



坊人人都說他無行其實水秀不原是坐懷不亂的若哥請他來家憑你許多了頭小厮同眠同宿你看水秀才亂麼伏固再不亂的西門慶笑罵道你這狗才單管說慌吊皮鬼混人前日敝同僚夏龍溪請的先生倪桂岩曾說他有个姓温的秀才水秀才總是温秀才之影也且待他來再處正是

將軍不好武

稚子總能文

第五十七回

此回單爲永福寺作地何則永福寺金瓶梅歸根之所不寫爲守備香火則金蓮亦不能葬此春梅亦不來此使止寫守備香火而西門無因不几無因而果顧客失主乎故用千金喜捨總爲後文衆人俱歸于此地

如瓶兒死于梵僧藥而藥由永福寺金蓮故濟葬于寺中春梅逢月娘子寺內而玉樓又因永福寺見李衙內是衆人齊歸于此寔同散于此也安得不特特寫一重修之千金出于西門氏乎

接寫二尼即經相映成趣見不反本篤寔重倫好礼雖千金之施何益身命止是爲敗亡之因且豈但千金無益即再捨



些亦不過如此而已。點醒世人無限一笑回嗔。蓋順筆照管金蓮敬濟初得手情事。又點明不能放胆以為西門死後地步也。文字點染之妙如此。

寫金蓮敬濟情事。即于永福寺化緣之後。見金蓮不知死也。

第五十七回

聞緣簿千金喜捨 戲雕欄一笑回嗔

詩曰

野寺根石壁	諸龕遍崔巍	前佛不復辨
百身一莓苔	惟有古殿存	世尊亦塵埃
如聞龍象泣	足令信者哀	公為領兵徒
咄嗟擅施開	吾知多羅樹	却倚蓮花台

諸天必歡喜

小工鬼物無嫌猜

話說那山東東平府地方向來有个永福禪寺。起建自梁武帝普

通二年。開山是那萬廻老祖。怎麼叫做萬廻老祖。因那老祖做孩

子的時節。總七八歲有个哥兒從軍邊上。音信不通。不知生死。他

老娘思想大的孩兒。常時在家啼哭。忽一日孩子問母親。說道娘

這等清平世界。咱家也儘挨得過。為何時時吊下淚來。娘你說與

咱咱也好分憂兒。老娘就說小孩子。你那裡知道。自從你老頭兒

去世。你大哥兒到邊上去做了長官。四五年信兒也沒一个。不知

他生死存亡。教我老人家怎生吊的。下說着又哭起來。那孩子說

早是這等。有何難哉。娘如今哥在那里。咱做弟郎的早晚間走去

抓尋哥兒。討个信來回覆你老人家。却不是好那婆婆一頭哭。



頭笑起來說道怪呆子你哥若是一百二百里程途便可去的直  
在那遼東地方去此一萬餘里就是好漢子也走四五个月總到  
哩你孩兒家怎麼去的那孩子就說嗟若是果在遼東也終不在  
个天上我去尋哥兒就回也只見他把鞞鞋兒繫好了把市襪兒  
整一整望着婆兒拜个揖一溜烟去了那婆婆叫之不應追之不  
及愈添愁悶也有隣舍街坊婆兒婦女前來解勸說道孩兒小怎  
去的遠早晚間自回也因此婆婆收着兩眶眼淚悶悶坐的看看  
紅日西沉那婆婆擦頭擦腦向外張望只見遠處黑魃影兒裡  
有一个小的兒來也那婆婆就說靠天靠地靠日月三光若的俺  
小的兒子來了也不枉了俺修齋吃素的念頭只見那萬廻老祖  
忽地跪到跟前說娘你還未睡哩咱已到遼東抓尋哥兒討的平

安家信來也婆婆笑道孩兒你不去的正好免教我老人家挂心  
只是不要吊慌哄着老娘那有一萬里路程朝往暮還的孩兒道  
娘你不信麼一直卸下衣包取出平安家信果然是他哥兒手筆  
又取出一件汗衫帶回漿洗也是婆婆親手縫的毫厘不差因此  
填動了街坊叫做萬回日後捨俗出家就叫做萬回長老果然道  
德高妙神通廣大曾在後趙皇帝石虎跟前吞下兩升鐵針又在  
梁武帝殿下在頭頂上取出舍利三夥因此敕建永福禪寺特爲  
寺一搆眾永福人將散矣做萬回老祖的香火院正不知費了多少錢糧正是

神僧出世神通大

聖主尊隆聖澤深

不想歲月如梭時宜事改那得遇老祖歸天圓寂就有些得皮得  
肉這班上人但一个个多化去了只有几个憊賴和尚養老婆吃



燒酒其事兒不弄出來不消几日兒把袈裟也當了鐘兒磬兒都典了殿上椽兒傳兒瓦兒換酒吃了弄的那兩淋風刮佛像見倒的荒荒涼涼將一片鐘鼓道場忽變作荒烟蔓草三十餘年那一個肯扶衰起廢小小一段炎涼不想有個道長老原是西印度國出身因慕中國清華打從流沙河星宿海走了八九个年頭，纔到中華區處迤邐來到山東就車錫在這個破寺裡，面壁九年不言不語真个是

佛法原無文字障 工夫向好兆中等

忽一日發个念頭說道呀這寺院坍塌的不成模樣了這些蠢狗才膿的禿驢止會吃酒噎飯把這古佛道場弄得赤白白地豈不可惜到今日咱不做主那个做主咱不出頭那个出頭况山東有个西門大官人居錦衣之職他家私巨萬富比王侯前日錢送察御史曾在咱這裡擺設酒席他見寺宇傾頽就有个重新鼎建的意思若得他為主作倡官情早晚間把這好事做可也咱須去走一遭當時喚起法子徒孫打起鍾鼓舉集大眾上堂宣揚此意那長老恁生打扮但見

个西門大官人居錦衣之職他家私巨萬富比王侯前日錢送察御史曾在咱這裡擺設酒席他見寺宇傾頽就有个重新鼎建的意思若得他為主作倡官情早晚間把這好事做可也咱須去走一遭當時喚起法子徒孫打起鍾鼓舉集大眾上堂宣揚此意那長老恁生打扮但見

身上禪衣猩血染 雙環掛耳是黃金  
手中錫杖光如鏡 百八明珠耀日明  
開覺明路現金繩 提起凡夫夢亦醒  
龍眉紺髮銅鈴眼 道是西天老聖僧

長老宣揚已畢就叫行者拿過文房四寶寫了一篇疏文好長老真个是古佛菩薩現身于是辞了大眾着上禪鞋戴了个斗笠子



第一奇書  
一壁廂直奔到西門慶家裡來且說西門慶辭別了應伯爵走到吳月娘房內把應伯爵荐水秀才的事體說了一番就說道咱前日東京去多得衆親朋與咱把盞如今少少的也要整酒回答他今日到空閒就把這事兒完了罷當下就叫了玳安分付買辦嘍飯之類又分付小廝分頭去請各位一面拉着月娘走到李瓶兒房裡來看官哥李瓶兒笑嘻嘻的接住了就叫奶子抱出官哥兒來只見眉目稀疏就如粉塊粧成笑欣欣直攬到月娘懷裡來月娘把手接着抱起道我的兒恁的乖覺長大來定是聰明伶俐的又向那孩子說兒長欠起來恁地奉養老娘哩李瓶兒就說娘說那里話假饒兒子長成討的一官半職也先向上頭封贈起那鳳冠霞帔隱隱見先到娘哩西門慶接口便說兒你長大來還掙个

文官不要學你家老子做个西班出身雖有與頭却沒十分尊重

偏與他聽見

正說着不想潘金蓮在外邊聽見不覺怒從心上起就罵道沒廉恥弄虚脾的臭娼根偏你會養兒子也不曾經過三不黃梅四个夏至又不曾長成十五六歲出幼過關上學堂讀書還是個水泡與閻羅王合養在這裡的一罵瓶兒怎見的就做官就封贈那老夫人二罵月娘怪賊囚根子沒廉恥的貨恁的就見的要做法官不要像你一罵西門如愈急而謀愈急矣正在嘖嘖叨叨喃喃吶吶一頭罵一頭着惱的時節只見玳安走將進來叫声五娘說道爹在那里潘金蓮便罵怪尖嘴的賊囚根子那个曉的你甚麼爹在那里怎的到我這屋裡來他自有五花官誥的大奶奶老封婆八宝五鼎奉養他的在那里那里問着我討那玳安就曉的不是路了望六娘房內就走走



到房門前，打个咳嗽，朝着西門慶道：「應二爹在房上。」西門慶道：「應二爹，送的他去，又做甚？」玳安道：「出去便知。」西門慶只得撇了月娘、李瓶兒，走到外邊，見伯爵正要問話，只見那募緣的道長老已到了西門慶門首，了高聲叫阿彌陀佛。這是西門慶老爹門首，麼那一個掌事的管家與吾傳報一聲，說道：「扶桂子保蘭孫求福有，福求壽有。」得東京募緣的長老求見，原來西門慶平日原是一個撒漫使錢的漢子，又是新得官，心下十分歡喜，也要幹些好事，保佑孩兒小廝們，却曉得並不作難。一壁廂進報，西門慶、西門慶就說且叫他進來看，不一時請那長老進到花所裡，面打了个問訊，說道：「貧僧出身西印度國，行腳到東京汴梁，桌錫在永福禪寺，面壁九年，頗傳心印，止爲那字殿傾頽，琳宮倒塌，貧僧想起來爲佛。」

弟子自應爲佛出力，因此貧僧發了這個念頭。前日老檀越餞行，各位老爹時，悲憫本寺廢壞，也有個良心美腹，要和本寺作主。那時諸佛菩薩已作證盟，貧僧記的佛經上說得好：如有世間善男子善女人，以金錢喜捨莊嚴佛像者，主得桂子蘭孫，端嚴美貌，已後早登科甲，蔭子封妻之報。一語故此特叩高門，不拘五百一十，要求老檀那開疏發心，成就善果。就把鋪帕展開，取出那募緣疏簿，雙手遞上，不想那一席話兒，早已把西門慶的心兒打動了，不覺的歡天喜地，接了疏簿，就叫小廝看茶，揭開疏簿，只見寫道：

伏以白馬駝經，開象教；竺騰衍法，啟宗門。大地衆僧無不皈依，佛祖三于世界，盡皆蘭若。巖巖看此瓦礫，傾頽成甚名山勝境。若不慈悲喜捨，何稱佛子仁人。今有永福禪寺百佛道場，焚修



福地啟建自梁武皇帝開山是萬迴祖師規制恢弘彷彿那給  
孤園黃金鋪地雕鏤精製依稀似祇洎舍白玉爲階高閣摩空  
旃檀氣直接九霄雲表層基巨地大雄殿可容千衆禪僧兩翼  
嶽峩盡是琳宮紺宇廊房潔淨果然精勝洞天那時鐘鼓宣揚  
盡道是寰中佛國只這緇流濟楚却也像塵界人天那知歲久  
年深一瞬時移事換莽和尚縱酒撒潑毀壞清規歇道人懶惰  
貪眠不行打掃漸成窳實斷絕門徒以致淒涼罕稀瞻仰兼以  
蛇鼠穿蝕那堪風雨漂搖棟宇摧頽一而二三而三支撐摩訶  
墻垣坍塌日復日年復年振起無人午夜晨鐘朱紅檀榻拾來煨酒  
煨茶合抱棟梁拿去換鹽換米風吹羅漢金消盡雨打彌陀化  
作塵呼嗟乎金碧煨炷一旦爲灌莽荆榛雖然有成有收終須

否極泰來幸而有道長老之處誠不忍見梵王宮之寶殿發大  
弘願遍叩檀那伏願咸起慈悲盡興側隱梁柱椽楹不拘大小  
喜捨到高題姓字銀錢布幣豈論豐寡投櫃入疏簿標名仰仗  
着佛祖威靈福祿壽永永百年于載倚靠他伽藍明鏡父子孫  
个个厚祿高官瓜瓞綿綿森挺三槐五桂門庭奕奕輝煌金阜  
錢山凡所營求吉祥如意疏文到日各破慳心謹疏

西門慶看畢恭恭敬敬放在桌兒上面對長老說寔不相瞞在下  
雖不成个人家也有几萬產業忝居武職不想偌大年紀未曾生  
下兒子有意做些善果去年第六房賤內生下孩子咱萬事已是  
定了倘因錢送俺友得到上方因見廟宇傾頽寔有个捨財助建  
的念頭蒙老師小顧那敢推辭拿着鬼毫妙筆正在躊躇之際應



伯爵就說哥你既有這片好心為好兒發愿何不一力獨成也是小可的事情西門慶拿着筆笑道力簿力簿伯爵又道極少也助一千西門慶又笑道力簿力簿那長老就開口說道老檀越在上不是貧僧多口我們佛門的行徑只要隨緣喜捨終不強人所難但憑老爹發心便是此外親友更求檀越吹嘘吹嘘西門慶說道還是老師體量小也不成就寫上五百兩

賜家物乎花家物乎抑苗家物乎 閣了兎毫筆那長老打个問訊謝了西門慶又說我這財官大監府縣倉巡一个个都與我相好的我明日就拿疏簿去要他們寫寫的來就不拘三百二百一百五十管情與老師成就這件好事當日留了長老素齋相送出門正是

永福寺修理停當單等金蓮矣

慈悲作善家家事

保福消災父母心



西門慶送了長老轉到所上與應伯爵坐地道我正要差人請你你來的正好我前日往東京多謝眾親友們與咱把盃今日安排小酒與眾人回答要二哥在此相陪不想遇着這個長老鬼混了一會兒

一團恭敬忽換此二字五百兩冰消矣 伯爵便說道好个長老想是果然有德行的他說話中間連咱捨心動起來做了施主西門慶說道你又几時做施主來疏簿又是几時寫的應伯爵笑道哥你不知道佛經上第一重的是心施第二法施第三纒是財施

大掃西門難寔是捧場難 道我從旁攙掇的不當个心施西門慶笑道二哥只怕你有口無心哩

捧 兩人拍手大笑應伯爵就說小弟在此等待客來哥有正事自與嫂子商議去只見西門慶別了伯爵轉到內院裡頭只見那潘金蓮咩咩叨叨沒撻沒採不覺的睡魔纏擾打了几下噴涕



走到房中倒在象牙床上睡去了。李瓶兒又為孩子涕哭自與妳子丫鬟在房中坐地看官哥，只有吳月娘與孫雪娥兩個看着整辦。頃飯西門慶走到面前坐的，就把道長老真緣與自己開疏的事備細說了一番，又把應伯爵要笑打趣的話也說了一番。懼天喜地，大家嘻笑了一會。那吳月娘必竟是个正經的人，不慌不忙說下几句话兒，到是西門慶頂門上針正是。

妻賢每至鷄鳴警

款語常聞藥石言

月娘說道：哥你天大的造化，生下孩兒，你又發起善念，廣結良緣，豈不是俺一家兒的福分？只是那善念頭怕他不多，那惡念頭怕他不盡。哥你日後那沒來回沒止，經養婆娘沒搭煞貪財好色的事，休少說几椿兒，却不償下些陰功與那小孫子也好。西門慶笑



道你的醋話兒又來了，却不道天地尚有陰陽，男女自然配合，今生偷情的苟合的，都是前生分定姻緣簿上註明。今生了這難道是生刺刺胡撈亂扯歪廝纏做的？此意誤咱聞那佛祖西天也止不過要黃金鋪地，陰司十殿也要些楮鏹營求，咱只消儘這家私，廣為善事，就使強姦了姁娥和姦了織女，拐了許飛瓊，盜了西王母的女兒，也不減我潑天的富貴。諺月娘笑道：狗吃熟屎，原道是个香甜的生血，吊在牙兒內，怎生改得正在笑間，只見王姑子同了薛姑子提了一个盒兒，直闖進來。朝月娘打問訊，又向西門慶拜了拜，說老爹你倒在家裡，月娘一面讓坐，看官所說原來這薛姑子不是從幼出家的，少年間曾嫁丈夫，在廣成寺前賣蒸餅兒，生理又是金蓮舊稿不料生意淺薄，與寺裡的和尚行童調嘴弄舌，眉來



眼去刮上了四五六個常有些饅頭齋供拿來進奉他又有那應  
 付錢與他買花開地獄的布送與他做裏脚他丈夫那里曉得以  
 後丈夫得病死了他因佛門情熟就做了个姑子專一在士夫人  
 家往來包攬經懺又有那些不長進要偷漢子的婦人叫他牽引  
 聞得西門慶家裡富豪待妾多人思想拐些用度因此頻頻往來  
 有一隻歌兒道得好

尼姑生來頭皮光拖了和尚夜夜忙三个光頭好像師父師兄  
 并師弟只是鑊鍬原何在裡床

薛姑子坐下就把小盒兒揭開說道咱每沒有甚麼孝順拿得施  
 主人家几个供佛的菓子權當獻新月娘道要來竟自來便了如  
 何甚要你費心只見潘金蓮睡覺聽見外边有人說話又認是前



番光景便走向前來听看李瓶兒在房中弄孩子因曉得王姑子  
 在此也要與他商議保佑官哥因爾同走到月娘房中大家道不  
 萬福各各坐地西門慶因見李瓶兒來又把那道長老慕緣與自  
 家開疏捨財替官哥求福的事情又說一番不想惱了潘金蓮抽  
 身竟走喃喃嚶嚶竟自去了那薛姑子听了就站將起來合掌叫  
 声佛呵老爹你這等樣好心作福怕不的壽年千歲五男二女七  
 子團圓只是我還有一件說與你老人家信个因果看不甚多更  
 自獲福無量嘆老檀越你若幹了這件功德就是那老瞿曇雪山  
 修道迦葉尊散髮鋪地二祖師救崖餉虎給孤老滿地黃金也比  
 不得你功德哩西門慶笑道姑姑且坐下細說甚麼功果我便依  
 你薛姑子就說我們佛祖留下一卷陀羅經專一勸人生西方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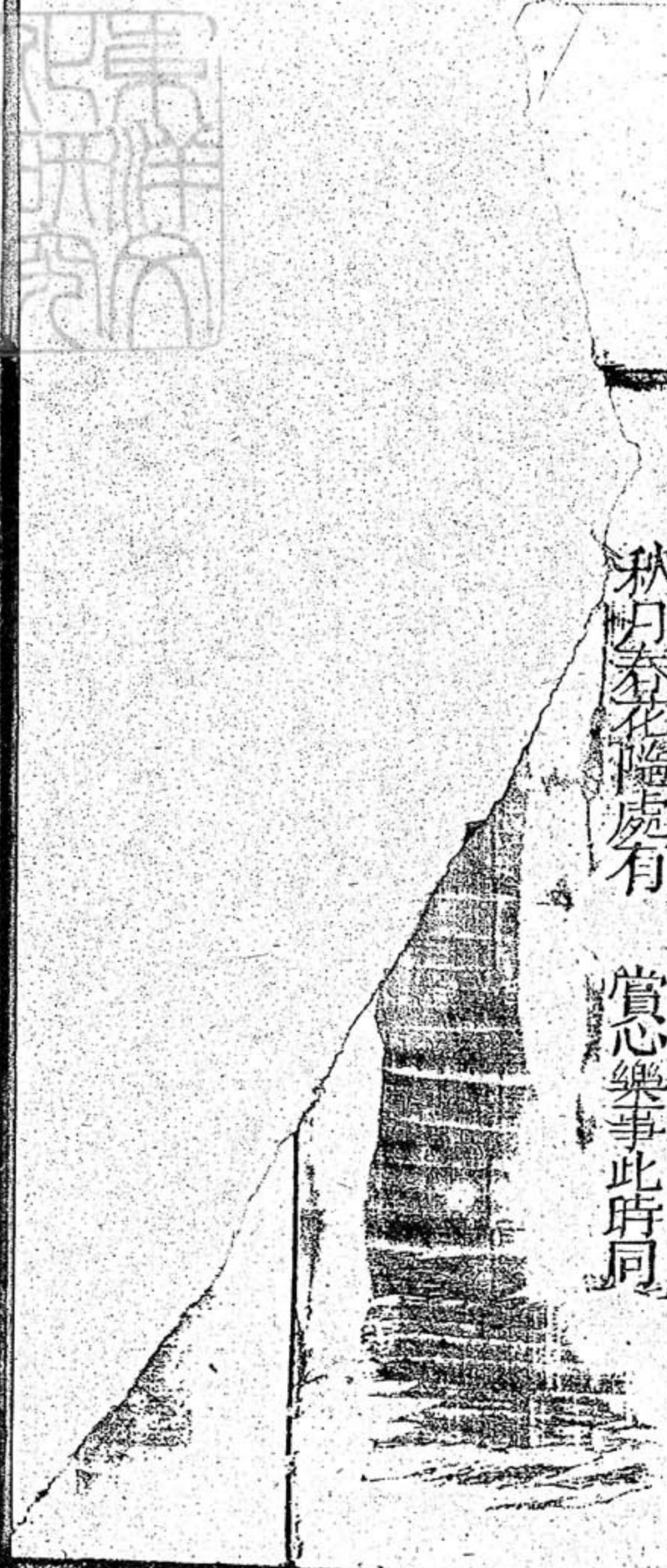
士因爲那肉眼凡夫不生尊信，故此佛祖演說此經，勸你專心念佛，竟往西方，永永不落輪迴。那佛祖說的好，如有人持誦此經，或將此經印刷抄寫，轉勸一人，至于萬人，持誦獲福無量。況且此經裡面又有護諸童子經兒，比有人家生育男女，必要從此發心，方得易長易養，去福來如。今這副經板現在只沒人印刷施行，老參只消破些工料，印上几千卷，裝釘完成，普施十方，那個功德真是大的緊。西門慶道：這也不難，只不知這一卷經要多少紙札，多少裝釘，多少印刷。有人細數纔好動彈。薛姑子又道：老爹你那里去細細算他，止消先付九兩銀子，叫經坊裡印造几千萬卷，裝釘完滿以後，一攬果算還他，就是了。正說的熱鬧，又是一只說陳敬濟要與西門慶說話，尋到捲棚底下，剛剛湊巧遇着了潘金蓮，憑

關獨惱，猛抬頭見了敬濟，就是貓兒見了魚鮮飯，一般不覺把一天愁悶都改作春風和氣。兩個見沒有人來，就執手相偎，剝嘴咂舌頭，兩個肉頭麻了一回，又恐怕西門慶出來撞見，連筆帳的事情也不提了。一雙眼又像老鼠兒防猫，左顧右盼，要做事又沒个方便，只得一溜烟出去了。正文如此几句，且說西門慶听了薛姑子的話，頭不覺又動了一片善心，就叫玳安拿拜匣，取出一封銀子，准准三十兩，便交付薛姑子與王姑子，即便同去經房裡，與我印下五千卷經，待完了，我就算帳找他。正話間，只見書童忙忙來報道，請的各位客人都到了，少不的是吳大舅、花大舅、謝希大常、時節這一班西門慶，忙整衣出外迎接。陞堂就叫小廝擺下桌兒，請衆人一行兒分班列次，各敘長幼坐的。不一時，大魚大肉時新菓品一



齊兒捧將出來只見酒逢知己形迹都忘猜枚的打鼓的催花的  
三拳兩訛的歌的歌唱的唱頑不盡少年場光景說不了醉鄉裡  
月月正是

秋月春花隨處有  
賞心樂事此時同



第五十八回

潘金蓮打狗傷人

孟玉樓貧磨鏡

詞曰

愁旋釋還似織淚暗拭又淪滴  
嗔怒着了頭強開懷也只  
是恨懷于登擠則而今已拚了  
忘只恁生便忘得又還倚  
欄杆試听重消息

右帝台春後

話說當日西門慶陪親友飲酒吃的醺酩大醉走入後邊孫雪娥

房裡來雪娥正顧灶上看收拾家火所見西門慶往房裡去慌的

兩步做一步走先是郁大姐在他炕上坐的一面撒撥他往月娘

房裡和玉簫小玉一處睡去了原來孫雪娥也住著一明兩暗三



間房一間、床房一間、炕房、西門慶也有一年多沒進他房中來。所見今日進來，連忙向前替西門慶接衣服安頓，中間椅子上坐的，一面揩抹涼蓆，收拾鋪床，薰香澡牝，走來盪茶與西門慶吃了，攪扶上床脫靴解帶，打發安歇。一宿無話。到次日廿八，乃西門慶正生日，剛燒畢紙，只見韓道國處差胡秀到了門首下頭口。左右稟知西門慶，就叫胡秀到听上，磕頭見了，問他貨船在那里。胡秀遞上書帳，說道：韓大叔在杭州置了一萬兩銀子，段絹貨物，見今直抵臨清，鈔關缺少稅鈔銀兩，未曾裝載進城。西門慶看了書帳，心內大喜，分付棋童看飯與胡秀吃了，叫他往看親家爹那里見見去。就進來對吳月娘說：韓夥計貨船到了臨清，使後生胡秀送書帳上來。如今少不的把對門房子打掃，挪到那里，韓夥計收拾開

第五十八回

此回將雪娥一點着何也。蓋永福寺已修整，眾人將去而羣芳未彫，必寒信先至。故雪娥一夜西風，而蓮李杏梅皆有寒色矣。

林太太因月兒之薦也，故總寫月兒必云在招宣府中供唱。寫愛月兒不言語者，見月兒適總受辱，全已歸恨。杜姐故後日思所以陷桂姐者，不一而足也。文心深細如此。

打狗傷人，其惡固云。妬瓶兒矣，乃并傷及其母，宜該其死。比瓶兒更慘也。至于磨鏡非玉樓之文，乃特使一老年無依之人說其子之不孝，說其為父母之有愁，莫訴處，直刺金蓮之心，以為不孝者警也。我固云作者以玉樓襯金蓮至此益



信看其拿姥姥送來小米與磨鏡者其于姥姥之年老心酸  
肉痛無復依倚者能不刺人心懷乎其矣金蓮之可殺而凡  
不孝如金蓮者又皆可殺也

必云磨鏡者蓋欲金蓮磨其惡念以存本心而鏡者又以此  
鏡彼欲其以磨鏡之老人而回鑑其母之苦情如一體而不  
異也驚聞葉底不一思量尙能容其天地間平武二哥之刃  
玉樓此書借以作結之人也周貧磨鏡所以勸孝也以此點  
醒孝字之意以便結入幻化之孝也千里結穴誰其知之  
觀磨鏡文字作者必有風木深悲自爲若孝之人而作此一  
回苦語直結入一百回孝哥幻化總由此生此世不能一伸  
其志于親爲無可奈何之血淚也

舖子發賣月娘听了就說你上駁尋着也不早了西門慶道如今  
等應二哥來我就對他說不一時應伯爵來了西門慶陪着他  
所上坐就對他說韓夥計杭州貨船到了缺少个夥計發賣伯爵  
就說哥恭喜今日華誕的日子貨船到決增十倍之利喜上加喜  
哥若尋賣手不打緊我有一相識却是父交于往的朋友原是段  
子行賣手連年運拙閒在家中今年纔四十多歲眼力看銀水是  
不消說寫筆皆精又會做買賣此人姓甘名潤字出身見在石橋  
兒巷住倒是自己房兒西門慶道若好你明日叫他見我正說着  
只見李銘吳惠鄭奉三个先來磕頭不一時雜耍樂工都到了廂  
房中打發吃飯只見答應的節級拿票來回話說小的叫唱的止  
有鄭愛月兒不到他家鴉子說收拾了總待來被玉皇親家人攔



住宅裡唱去了

先作一身分却  
是出林太太

小的只叫了齊香兒董嬌兒洪四

兒三個收拾了便來也西門慶聽見他不來便道胡說怎的不來便叫過鄭奉問怎的你妹子我這里叫他不來果係是被王皇親家攔了去那鄭奉跪下便道小的另住不知道西門慶道他說往王皇親家唱就罷了敢量我拿不得來便叫玳安兒近前分付你多帶兩個排軍就拿我个侍生帖兒到王皇親家宅內見你王二老爹就說我這里請几位客吃酒鄭愛月兒答應下兩三日了好歹放了他來儻若推辭連那鴛子都與我鎖了整在門房兒裡這等可惡一面叫鄭奉你也跟了去那鄭奉又不敢不去走出外邊來央及玳安兒說道安哥你進去我在外邊等着罷一定是王二老爹府裡叫怕不還沒去哩有累安哥若是沒動身看怎的將就



叫他好好的來罷玳安道若果然往王家去了等我拿帖兒討去若是在家藏着你進去對他媽說教他快收拾一答兒來俺就替他回護兩句言語兒爹就罷了你每不知道他性格他從夏老爹宅裡定下你不來他可知惱了哩這鄭奉一面先往家中說去玳安同兩個排軍一名節給也隨後走來且說西門慶打發玳安去了因向伯爵道這一个小淫婦見這等可惡在別人家唱我這里叫他不來伯爵道小行貨子他曉的甚麼他還不知你的手段哩西門慶道我倒見他酒席上說話兒伶俐叫他來唱兩日試他心倒這等可惡伯爵道哥今日揀這四个粉頭都是出類拔萃的父兒了李銘道二爹你還沒見愛月兒哩伯爵道我同你爹在他家吃酒他還小哩這几年倒沒曾見不知出落的怎樣的了李銘道這



小粉頭子雖故好个身段兒光是一味糕餠伏後唱曲也會怎生

趕的上桂姐○爲三月。見。姊妹。姐。○引一半兒爹這裡是那裡叫着敢不來就是來虧了了

你還是不知輕重正說着只見胡秀來回話道小的到喬爹那邊見了來了伺候老爹示下西門慶叫陳敬濟後邊討五十兩銀子令書童寫一封書使了印色差一名節級明日早起身一同下去與你鈔開上錢老爹叫他過稅之時書目一二須與陳敬濟取了一封銀子來交與胡秀胡秀領了文書并稅帖次日早同起身不在話下忽听喝的道子响平安來親劉公公與薛公公來了西門慶忙冠帶迎接至大所見畢禮致請至捲棚內寬去上蓋蟒衣上面設兩張交椅坐下應伯爵在下與西門慶陪坐薛內相便問此位是何人西門慶道去年老太監會過來乃是學生故友應

二薛內相道却是那快要笑的應先兒麼應伯爵欠身道老公公還記得就是在下須與拿茶上來吃了只見平安走來稟道府

裡周爺差人拿帖兒來說今日還有一席來遲些○三五上直。秀。多。文。○叫老爹這裡先

坐不須等罷西門慶看了帖兒便說我知道了薛內相因問西門

大人今日誰來遲西門慶道周南軒那邊還有一席使人來說休

要等他只怕來遲些薛內相道既來說咱虛着他席面是正說

話聞王經拿兩個帖兒進來兩位秀才來了西門慶見帖兒上一

个是倪鵬一个是溫必古就知倪秀才舉薦了同窓朋友來了便

連忙出來迎接見都穿着衣巾進來且不看倪秀才只見那溫必

古年紀不上四旬生的端嚴質樸落腮鬚儀容謙仰舉止溫恭未

知行藏何如先觀動靜若是有几句單道他好



雖抱不羈之才，慣遊非禮之地，功名蹭蹬，豪傑之志已灰，家業凋零，浩然之氣先喪。把文章道學一併送還了孔夫子，將致君澤民的事業及榮身顯親的心念都撇在東洋大海和光棍俗。惟其利欲是前，隨方逐圓，不以廉恥爲重，喪其冠博，其帶而眼底旁若無人，濶其論，高其談，而胸中實無一物。三年叫案而小考尚難，豈望月桂之高攀，廣坐椰杯之逸世無悶，且作岩穴之隱相。馬盡

西門慶讓至所上敘禮，每人遞書帕二事，與西門慶祝壽。交拜畢，分賓主而坐。西門慶道：久仰溫老先生大才，敢問尊號。溫秀才道：學生賤字日新，號葵軒。愛日也西門慶道：葵軒老先生又問貴庠何經。溫秀才道：學生不才，府學備數初學，易經一向久仰大名，未敢

進拜。昨因做同窓倪桂岩道及老先生盛德，敢來登堂恭謁。西門慶道：承老先生先施，學生容日奉拜。只因學生一個武官粗俗，不知文理，往來書柬無人代筆，前者因在做同僚府上會遇桂岩老先生，甚是稱道老先生大才盛德，正欲趨拜請教，不意老先生下降兼承厚賜，感激不盡。溫秀才道：學生匪才薄德，謬承過譽，暴罷西門慶讓至捲棚內，有薛劉二老太監在座，薛內相道：請二位老先生寬衣進來。西門慶一面請寬了書衣，請至裡面各遜讓。再四方纔一邊一位垂首坐下，正敘談間，吳大舅、范千戶到了，敘禮坐定。不一時，玳安與同答應的和鄭奉都來回話道：四個唱的都叫來了。西門慶問：可是王皇親那里玳安道：是王皇親宅內叫還，沒起身小的要拿他鴿子整鎖他，慌了纔上轎，都一答兒來了。西門



慶卽出到所台基上站立寫出只見四個唱的一齊進來向西門慶磕下頭去那鄭愛月兒穿着紫紗衫兒白紗挑線裙兒腰肢孌娜猶如楊柳輕盈花貌娉婷好似芙蓉艷麗正是

萬種風流無處買 千金良夜實難消

西門慶便向鄭愛月兒道我叫你如何不來這等可惡敢量我拿不得你來那鄭愛月兒磕了頭起來一聲兒也不言語笑着同眾人一直往後邊去了那後邊與月娘衆人都磕了頭看見李桂姐吳銀兒都在跟前各道了萬福說道你二位來的早李桂姐道我每兩日沒家去了因說你四個怎的這咱纔來董嬌兒道都是月姐帶累的俺們來遲了收拾下只顧等着他白不起身鄭愛月兒用扇兒遮着臉只是笑不做聲月娘便問這位大姐是誰家的董

嬌兒道娘不知道他是鄭愛香兒的妹子鄭愛月兒纔成人還不上半年光景月娘道可倒好个身段兒說畢看茶吃了一面放桌兒擺茶與衆人吃潘金蓮且揭起他裙子撮弄他的脚看說道你每這裡边的樣子只是恁直尖了不像俺外边的樣子越俺外边尖底停勻你裡边的後跟子大月娘向大妗子道偏他恁好勝問他怎的一回又取下他頭上金魚撒杖兒來瞧因問你這樣兒是那裡打的鄭愛月兒道是俺裡邊銀匠打的須臾擺下茶月娘便叫桂姐銀姐你陪他四個吃茶不一時六個唱的做一處同吃了茶李桂姐吳銀兒便向董嬌兒四個說你每來花園裡走走董嬌兒道等我每到後边走走就來李桂姐和吳銀兒就跟着潘金蓮孟玉樓出儀門往花園中來因有人在大捲棚內就不曾過那邊



去只在這邊看了回花草就往李瓶兒房裡看官哥兒官兒心中  
又有些不自在睡夢中驚哭吃不下炊去李瓶兒在房裡守着不  
出來看見李桂姐吳銀兒和孟玉樓潘金蓮進來連忙讓坐桂姐  
問道哥兒睡哩李瓶兒道他哭了這一日總睡下了玉樓道太娘  
說請劉婆子來看他看你怎的不使小廝請去李瓶兒道今日他  
爹好日子明日請他去罷正說話中間只見四個唱的和西門大  
姐小玉走來大姐道原來你每都在這里却叫俺花園內尋你玉  
樓道花園內有人咱們不好去的瞧了瞧兒就來了李桂姐問洪  
四兒你每四個在後邊做甚麼這半日總來洪四兒道俺每在後  
邊四娘房裡吃茶來潘金蓮真神听了望着玉樓李瓶兒笑問洪四兒  
誰對你說的是四娘來董嬌兒道他留俺每在房裡吃茶他每問來

還不曾與你老人家磕頭不知娘是几娘他便說我是你四娘哩  
金蓮道沒廉恥的小婦奴才別人稱你便好誰家自己稱是四娘  
來這一家大小誰與你誰數你誰叫你是四娘漢子在屋裡睡了  
一夜兒得了些顏色兒就開起染房來了若不是大娘房裡有他  
大娘子他二娘房裡有桂姐你房裡有楊姑奶奶李大姐有銀姐  
在這邊我那屋裡有他潘姥姥且輪不到往你那屋裡云理玉樓  
道你還沒曾見哩今日早晨起來打發他爹往前邊去了在院子  
裡呼張喚李的便那等花哨起來金蓮道當言道奴才不可逞小  
孩兒不宜哄又問小玉我聽見你爹對你奶奶說要替他尋了頭  
說你爹昨日在他屋裡見他只顧收拾不了因問他那小淫婦就  
趁勢兒對你爹說我終日不得個閒收拾屋裡只好晚夕來這屋



渾睡罷了，你爹說不打緊到明日對你娘說等一個了頭與你使  
 便了，真个有乱話。小玉道：「我不曉的，敢是玉簫聽見來。」金蓮向桂  
 姐道：「你爹不是俺各房裡有人等閒不往他後邊去，莫不俺每皆  
 地說他本等他嘴頭子不達時務，慣傷犯人，俺每急切不和他說  
 話。止說看綉春拿了茶上來，正吃了，忽听前邊鼓樂响動，荆都監  
 衆人都到齊了，進酒上座。玳安兒來叫四個唱的，就往前邊去了。  
 那日喬大戶沒來，先是雜耍百戲，吹打彈唱隊舞，總罷做了个笑  
 樂院本，割切上來，獻頭一道湯飯，只見任醫官到了，冠帶着進來。  
 西門慶迎接至所上，敘禮，任醫官令左右毡包內取出一方壽帕，  
 二星白金來，與西門慶拜壽，說道：「昨日韓明川說，總知老先生華  
 誕，恕學生來遲。」西門慶道：「豈敢勞車駕，又兼謝盛儀，外日多謝。」



妙藥彼此拜畢，任醫官還要把盞，西門慶辭道：「不消了。」一面脫了  
 大衣，與衆人見過，就安在左首第四席，與吳大舅相近，面坐獻上  
 湯飯，并手下攢盒任醫官謝了。李瓶兒病也。令樸從領下去四個唱的，  
 彈着樂器在旁唱了一套壽詞。西門慶令上席分頭進酒，下邊樂  
 工呈上揭帖，劉薛二內相揀了韓湘子、度陳半街、陸仙會雜劇，總  
 唱得一摺，只見喝道之聲漸近，平安進來，直道：「守備府周參來了。」  
 西門慶慌忙迎接，未曾相見，就先請寬衣服，周守備道：「我來要與  
 四泉把一盞薛內相，說道：「周大人不消把盞，只見礼兒罷了。」是二  
 人交拜畢，總與衆人作揖。左首第三席安下鍾筋，下邊就是湯飯，  
 割切上來，又是馬上人兩盤點心，兩盤熟肉，兩瓶酒，周守備謝了，  
 令左右領下去，然後坐下。又為春梅地一面觥籌交錯，歌舞吹彈，



花攢錦簇飲酒正是

舞低楊柳樓頭月

歌罷桃花扇底風

吃至日暮先是任醫官隔門去得早西門慶送出來任醫官因問老夫人貴恙覺好了西門慶道拙室服了良劑已覺好些這兩日不知怎的又有些不自在明日還望老先生過來看看說畢任醫官作醉上馬而去落後又是倪秀才溫秀才起身西門慶再三款留不住送出大門說道容日奉拜請教寒家就在對門收拾一所書院與老先生居住連室眷都搬來一處方便學生每月奉上束修以備菽水之需溫秀才道多承厚愛感激不盡倪秀才道此是老先生崇尚斯文之雅意矣打發二秀才去了西門慶陪客飲酒吃至更闌方散四个唱的都歸在月娘房內唱與月娘大妗子楊

姑娘眾人听西門慶還在前邊留下吳大舅應伯爵復坐飲酒看着打發樂工酒飯吃了先去了其餘席上家人都收了又分付從新後邊拿菓碟兒上來叫李銘吳惠鄭奉上來彈唱拿大杯賞酒與他吃應伯爵道哥今日華誕設席列位都是喜懽李銘道今日薛爺和劉爺也着了許多賞賜落後見桂姐銀姐又出來每人又遞了一包與他只是薛爺比劉爺年小快頑些不一時四童兒拿上菓碟兒來應伯爵看見酥油蛇螺就先揀了一个放在口內如甘露酒心入口而化說道倒好吃西門慶道我的兒你倒會吃此是你六娘親手揀的伯爵笑道也是我女兒孝順之心已為觀戲一回下線說道老舅你也請个兒于是揀了一个放在吳大舅口內又叫李銘吳惠鄭奉近前每人揀了一个賞他正飲酒間伯爵向玳安道



你去叫那後邊四個小淫婦出來我便罷了也叫他唱个兒與老  
舅听再遲一回兒便好去今日連酒他只唱了兩套休要便宜  
了他那玳安不動身說道小的叫了他們在後邊唱與姪子和娘  
每听哩便來也伯爵道賊小油嘴你几時去來還哄我因叫王經  
你去那王經又不動伯爵道我使着你每都不去等我自去罷正  
說着只聞一陣香風過覺有笑声四個粉頭都用汗巾兒蒼着頭  
出來伯爵看見道我的兒誰着的你恁乖搭上頭兒心裡要去的  
情好自在性兒不唱个曲兒與俺每听就指望去好容易連轎子  
錢就是四錢銀子買紅棗兒米買一石七八斗勾你家搗子和你  
一家大小吃一个月董嬌兒道哥兒恁便益衣飯兒你也入了籍  
罷了洪四兒道這咱晚七八有一二更放了俺每去罷了齊香兒道

俺每明日還要起早往門外送殯去哩伯爵道誰家齊香兒道是  
房簷底下開門的那家子伯爵道莫不又是王三官兒家前日被  
他連累你那場事多虧你大爹這里人情替李桂兒說連你也饒  
了這一遭霍兒不在那窠兒罷了出齊香兒笑罵道怪老油嘴汗  
邪了你恁胡說伯爵道你笑話我老我牛边俏把你這四个小淫  
婦兒還不勾擺布哩洪四兒笑道哥兒我看你行頭不怎麼好光  
一味好做伯爵道我那兒到根前看手段還錢又道鄭家那賊小  
效開。諸。能。而。出。山。月。兒。不。語。淫婦兒吃了糖五老座子兒自不言語有些出神的模樣敢記掛  
着那孤老兒在家裡占。明。月。董嬌兒道他剛纔聽見你說在這里  
有些怯床伯爵道怯床不怯床拿樂器來每人唱一套你每去罷  
我也不留你了西門慶道也罷你們兩個逃酒兩個唱一套與他



听罷齊香兒道等我和月姐唱當下鄭月兒琵琶齊香兒彈箏坐  
在交床上歌美韻放嬌声唱了一套越調聞鴉夜去明來爲訪  
香兒出一回董嬌兒遞與大舅酒洪四兒遞伯爵酒在席上交杯換盞倚  
翠偎紅正是

舞回明月墜秦樓 歌過行雲採楚館

當下酒進數巡歌吟兩套打發四個唱的去了西門慶還留吳大  
舅坐又叫春鴻上來唱了一套南曲總分付棋童備馬拿燈籠送  
大舅大舅道姐夫不消備馬我同應二哥一路走罷西門慶道既  
如此教棋童打燈籠送到家吳大舅與伯爵起身作別西門慶送  
至大門首因和伯爵說你明日好歹上心約會了那甘夥計來見  
我批合同我會了喬親家好收拾那房子郵貨伯爵道哥不消

分付我知道一面作辭與吳大舅同行棋童打着燈籠吳大舅便  
問剛纔姐夫說收拾那房子伯爵道韓夥計貨船到他新開个  
段子舖收拾對門房子叫我替他尋个夥計大舅道几時開張咱  
每親朋少不的作賀作賀須臾出大街到了伯爵小衙衙口上吳  
大舅要棋童打燈籠送你應二爹到家伯爵不肯說道棋童你送  
大舅我不消燈籠進巷內就是了一面作辭就分路回家棋童便  
送大舅去了西門慶打發李銘等唱錢去了回後边月娘房中歇  
了一夜到了次日果然伯爵領了甘出身穿青衣走來拜見講說  
買賣之事西門慶叫將催本來會喬大戶那边收拾房子開張舉  
事喬大戶對崔本說將來几一應大小事隨你親家爹這边只顧  
處不消多較當下就和甘夥計批了合同就立伯爵作保得利十





分爲率西門慶二分喬大戶三分其餘韓道國甘出身與崔本三分均分一面修葺上廬畫四牌面待貨車到日推卸開張後邊又獨自收拾一所書院請將溫秀才來作西賓專修書柬回答往來工夫每月三兩束修四時禮物不缺又撥了兩童兒小廝伏侍他西門慶家中宴客常請過來陪侍飲酒俱不必細說不覺過了西門慶生辰第二日早晨就請了任醫官來看李瓶兒又在對門看着收拾楊姑娘先家去了李桂姐吳銀兒還沒家去吳月娘買了三錢銀子螃蟹午間煮了請大姑子李桂姐吳銀兒眾人圍着吃了一回只見月娘請的劉婆子來看官哥兒吃了茶李瓶兒就抱他往前邊房裡去了劉婆子說哥兒驚了要住了妳又留下几服藥月娘與了他三錢銀子打發去了孟玉樓潘金蓮和孫桂姐吳

銀兒大姐都在花架底下放小桌兒鋪毡條同抹骨牌賭酒頭要

孫雪娥吃眾人贏了七八鍾酒不敢久坐就去了又上點眾人就拿

李瓶兒頂缺金蓮又叫吳銀兒桂姐唱了一套當日眾姊妹飲酒

至晚月娘養了盒子相送李桂姐吳銀兒家去了潘金蓮吃的大

醉歸房因見西門慶夜間在李瓶兒房裡歇了一夜早晨又請任

醫官來看他惱在心內知道他孩子不好進門不想天假其便黑

影中躡了一脚狗屎到房中叫春梅点灯來看一雙大紅段子鞋

滿幫子都展汚了登時柳眉剔豎星眼圓睜叫春梅打着灯把角

門門了拿大棍把那狗沒高低只顧打打的怪叫起來李瓶兒使

過迎春來說俺娘說哥兒終吃了老婆的藥睡着了叫五娘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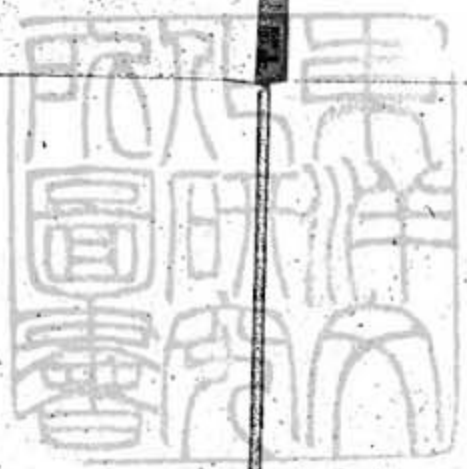
休打狗罷潘金蓮坐着半日不言語出一面把那狗打了一回開





了門放出去又尋起秋菊的不是來，看看那鞋左也惱，右也惱，因把秋菊喚至跟前，說這咱晚這狗也該打發去了，只顧還放在這屋裡做甚麼？是你這奴才的野漢子，你不發他出去，叫他恁遍地撒屎，把我恁雙新鞋兒連今日纏三四日兒，躑了恁一鞋幫子，屎知道我來，你也該点个灯兒出來，你如何恁推薯粧啞粧，惹見的春梅道：我頭哩就對他說你趁娘不來，早喂他些飯，關到後邊院子裡去罷。他佯打耳聾的不理，我還拿眼兒瞅看我婦人道：可又來賊胆大萬殺的奴才，我知道你在这屋裡成了把頭，把這打來不作准，因叫他到跟前，騰騰的我這鞋上的齷齪，哄得他低頭瞧，提著鞋拽巴兜臉，就是兒鞋底子打的秋菊嘴唇都破了，只顧搵著抹血，忙走開。一邊婦人罵道：好賊奴才，你走了，叫春梅與我採過來，跪著取馬鞭子來，把他身上衣服與我扯去，好好教我打三十馬鞭子，便罷。但扭一扭兒，我亂打了不算，春梅于是扯了他衣裳，婦人叫春梅把他手扯住，兩点般鞭子打下來，打的這丫頭殺猪也似叫。那邊官哥，纒合上眼兒，又驚醒了，又使了綉春來說：俺娘上表五娘，饒了秋菊罷，只怕唬醒了哥哥。那潘姥姥正搔在裡間炕上，聽見打的秋菊叫一砧碌了，扒起來在旁邊解勸潘金蓮不依落後，又見李瓶兒使過綉春來說：又走向前奪他女兒手中鞭子，說道：姐姐少打他兩下兒罷，惹得他那边姐姐說：只怕唬了哥哥，為驢搯棍不打緊，倒沒的傷了紫荊樹金蓮，緊自心裡惱，又聽見他娘說了這一句，越發心中撮上把火，一般須與紫灘了面皮，把手只一推險些兒不把潘姥姥推了一交，使道：怪老貨，你與





我過一邊坐着去，不于你事來勸，甚麼甚麼，索荆柯驢扭棍單管外合裡應。潘姥姥道：「賊作死的短壽命，我怎的外合裏應我來你？」家討頓飯吃，教你恁頓碎我金蓮道：「你明日夾着那老毡走，怕他家拿長鍋煮吃了我潘姥姥。」聽見女兒這等擦他，走到裡邊屋裡，嗚嗚咽咽哭去了。隨着婦人打秋菊，打勾二三十馬鞭子，然後又蓋了十欄杆，打的皮開肉綻，纔放出來，又把他的臉和腮頰都用尖指甲掐的稀爛。李瓶兒在那邊，只是雙手握着孩子耳朵，腮邊墮淚，敢怒而不敢言。西門慶在對門房子裡，與伯爵、崔本、甘夥計吃了一日酒，散了，逕往玉樓房中歇息。到次日，周守備家請吃補生日酒，不在家。李瓶兒見官哥兒吃了劉婆子藥，不見動靜，夜間又着驚，一雙眼只是往上吊吊的。因那日薛姑子王姑子家去走。

來對月娘說：「我向房中拿出他壓被的一對銀獅子來，要叫薛姑子印造佛頂心陀羅經，趕入月十五日嶽廟裡去捨。那薛姑子就要拿着走，被孟玉樓在旁說道：『師父，你且住。大娘你還使小厮叫將貴四來替他兌兌多少分兩，就同他往經舖裡講定個數兒來。每一部經多少銀子，到几時有總好你叫薛師父去他獨自一個怎弄的來。』」玉樓能為嚴州存地月娘道：「你也說的是一面使來安兒叫了貴四來，向月娘眾人作了揖，把那一對銀獅子，上天平兌了重四十一兩五錢。月娘分付同薛師父往經舖印造經數去了。潘金蓮隨即叫孟玉樓，咱送送兩位師父去，就前邊看看大姐，他在屋裡做鞋哩。兩個携着手，見往前邊來。貴四同薛姑子王姑子去了。金蓮與玉樓走出大所東廂房門首，見大姐正在簷下納鞋。金蓮拿起





末着却是沙綠潞紬鞋面玉樓道大姐你不要這紅鎖線子爽利  
着藍頭線兒却不老作些你明日還要大紅提跟子大姐道我有  
一雙是大紅提跟子的這個我心裡要藍提跟子所以使大紅線  
鎖口金蓮瞧了一回三個都在所台基上坐的玉樓問大姐你女  
婿在屋裡不在大姐道他不知那里吃了兩鐘酒在屋裡睡哩孟  
玉樓便向金蓮道剛纔若不是我在旁邊說着李大姐恁哈帳行  
貨就要把銀子交姑子拿了印經去經也印不成沒腳蠅行貨子  
藏在那大人家你那里尋他去早是我說叫將賈四來同他去了  
金蓮道恁有錢的姐姐不換他些兒是傻子只相牛身上拔一根  
毛兒你孩兒若沒命休說捨經隨你把萬里江山捨了也成不的  
如今這屋裡只許人放火不許俺每点灯大姐听着也不是別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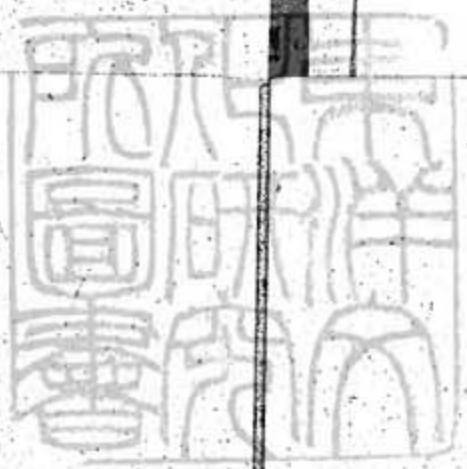
偏染的白兒不上色偏他會那等輕狂使勢大清早辰刀蹬着漢  
子請大醫看他亂他的俺每又不管每常在面前會那等撒清兒  
說話我心裡不耐煩他爹要便進我屋裡推着孩子睡着和我睡  
誰耐煩叫我就攛掇往別人屋裡去了俺每目意好罷了背地還  
要說俺們那大姐姐偏听他一面詞兒不是俺每爭這個事怎麼  
昨日漢子不進你屋裡去你使了頭在角門子首叫進屋裡推着  
孩子你便吃藥一徑把漢子作成和吳銀兒睡了一夜出一運顯  
你那乖覺叫漢子喜歡你那大姐姐就沒的話說了昨日晚夕人  
進屋裡躑了一腳狗屎叫了頭趕狗也喚起來使了頭過來說說  
了他孩子了俺娘那老貨又不知道走來勸甚麼的驢坵坵傷了  
紫荆樹我惱他那等輕聲浪氣叫我整了他兩句他今日使性子





家去了去了罷叫我說他家有你這樣窮親戚也不多沒你也不  
少玉樓笑道你這個沒教訓的子孫你一個親娘母兒你這等註  
他金蓮道不是這等說惱人的腸子豈管黃貓黑尾外合裡應只  
替人說話吃人家碗半被人家使喚得不的人家一個甜頭見子  
也說好萬也說好想着迎頭兒養了這個孩子把漢子調唆的生  
根也似的把他便扶的正正兒的把人恨不的躡到泥裡頭還躡  
今日怎的天也有眼你的孩兒也生出病來了正說着只見賁四  
往經舖裡交了銀子來回月娘話看見玉樓金蓮和大姐都在所  
台基上坐的只顧在儀門外立着不敢進來來安走來說道娘再  
閃閃兒賁四來了金蓮道怪因根子你叫他進去不是纔乍見他  
來來安兒說了賁四低着頭一直後邊見月娘李瓶兒說道銀子  
四十一兩五錢眼同兩個師父交付與翟管家收了講定印卷  
綾壳陀羅五百部每部五分絹壳經一千部每部三分共該五十  
五兩銀子除收過四十一兩五錢還我與他十三兩五錢准在十  
四日早台經來李瓶兒連忙向房裡取出結果生置一語一個銀香毬來叫賁四  
上天平對了十五兩李瓶兒道你拿了去除我與他別的你收着  
換下些錢到十五日廟上捨經與你們做盤纏就是了省的又來  
問我要賁四于是拿了香毬出來李瓶兒道四哥多累你賁四躬  
着身說道小人不敢走到前邊金蓮玉樓又叫住問他銀子交付  
與經舖了賁四道與他講明白共一千五百部經共該五十五兩  
銀子除收過四十一兩五錢剛經六娘又與了這件銀子毬玉樓  
金蓮瞧了瞧沒言語賁四便回家去了玉樓同金蓮說道李大姐





像這等都在費了錢他若是你的兒女就是擗頭也椿不死他若  
不是你兒女莫說捨經造像隨你怎的也留不住他信着姑子甚  
麼蘇兒幹不出來先爲官哥一引兩個說了一回都立起來金蓮道俺每  
往前邊大門首走走去因問大姐你去不去大姐道我不去潘金  
蓮便拉着玉樓手兒兩個同來到大門裡首站立因問平安兒對  
門房子都收拾了平安道這咱哩昨日參看着就都打掃乾淨了  
後邊棧上堆貨昨日教陰陽來破土樓底下還要裝廂房三間上  
庫閣段子門面打開一溜三間都教漆匠裝新油漆在出月開張  
玉樓又問那寫書的溫秀才家小搬過來了不曾平安道從昨日  
就過來了今早參分付把後邊那一張涼床折了與他又搬了兩  
張桌子四張椅子與他坐金蓮道你沒見他老婆怎的模樣兒平

安道黑影子坐着轎子來誰看見他來正說着只見遠遠一個老  
頭兒斯浪浪插着警蘭葉過來潘金蓮便道磨鏡子的過來了教  
平安兒你叫住他與俺每磨磨鏡子我的鏡子這兩日都使的昏  
了分付你這因根子看着過來再不叫俺每出來站了多大會兒  
怎就有磨鏡子的過來了那平安一面叫住磨鏡老兒放下担兒  
金蓮便問玉樓道你要磨都叫小廝帶出來一答兒里磨了罷子  
是使來安兒你去我屋裡問你春梅姐討我的照臉大鏡子兩面  
小鏡子兒就把那大四方穿衣鏡也帶出來教他好生磨磨玉樓  
分付來安你到我屋裡教蘭香把我的鏡子拿出來那來安兒  
去不多時兩隻手提往大小八面鏡子懷裡又抱着四方穿衣鏡  
出來金蓮道臭小囚兒你拿不了做兩遭兒拿如何恁拿出來一



時時瞞了我這鏡子怎了玉樓道我沒見你這面大鏡子是那里的金蓮道是人家當的我愛他且是亮安在屋裡早晚照照因問我的鏡子只三面玉樓道我大小只兩面金蓮道這兩面是誰的來安道這兩面是春梅姐的稍出來也叶磨磨金蓮道賊小肉兒他放着他的鏡子不使成日只搵着我的鏡子照弄的恁昏昏的共大小八面鏡子交付與磨鏡老叟教他磨當下絆在坐架上使了水銀那消頓飯之間都淨磨的耀眼光婦人拿在手內對照花容猶如一汪秋水相似有詩為証

蓮蕊弄花共照歸

風吹影動碧沉沉

一池秋水芙蓉現

好似嫦娥傍月陰

婦人看了就付與來安兒收進去玉樓分付平安問鋪子裡傳影

計櫃上要五十文錢與磨鏡的那老子一手接了錢只顧立着不

去玉樓教平安問那老子你怎的不去敢嫌錢少那老子不覺眼

中撲簌簌流下淚來哭了平安道俺當家的奶奶問你怎的煩惱

老子道不瞞哥哥說老漢今年癡長六十一歲在前丟下個兒子

二十一歲未曾娶妻專一浪遊不幹生理老漢日逐出來掙錢養

活他他又不守本分常與街上搗子耍錢昨日惹了禍同拴到守

備府中當土賊打了二十大棍歸來把媽媽的裙襖都去常了媽

媽便氣了一場病打了寒睡在炕上半個月老漢說他兩句他便

走出來不往家去教老漢日逐搗子他不着个下落待要賭氣不

尋他老漢恁大年紀止生他一個兒子往後無人送老

有他在家見他不成人又要惹氣似這等乃老漢的業障有這等





負屈啣冤 金蓮沒處告訴所以淚出痛腸玉樓叫平安兒你問他

你這後娶婆兒今年多大年紀了老子道他今年五十五歲了男

女花兒沒有如今打了寒總好些只是沒將養的心中想塊臘肉

兒吃老漢在街上怎問了兩三日自討不出塊臘肉兒來甚可嗟

嘆人子潘姥姥哭死金蓮亦不問矣 玉樓道不打緊處我屋裡抽替內有塊臘

肉兒哩即令來安兒你去對蘭香說還有兩個餅錠叫他拿與你

來金蓮叫那老頭子問你家媽媽兒吃小米兒粥不吃老漢子道

怎的不吃那裡有可知好哩金蓮也作有同信金蓮以諷天 叫過來安兒來你對春梅說

把昨日你姥姥如金蓮何道者長心誠是知凡天下為人子者其自持此奈之 稍來的新小米兒量二升就拿兩根醬瓜兒出來

與他媽媽兒吃何獨也我亦不能只孝與之母不一返思直猶狗矣 那來安去不多時拿

出半腿臘肉兩個餅錠二升小米兩個醬瓜兒叫道老頭子過來

造化了你你家媽媽子不是害病想吃只怕害孩子坐月子想定

心湯吃那老子連忙雙手接了安放在擔內望着玉樓金蓮唱了

個喏揚長挑着擔兒搖着鶯鶯去了平安道二位娘不該與他

這許多東西被這老油嘴設智詭的去了他媽媽子是個媒人昨

日打街上走過去不是几時在家不好來金蓮道賊囚你早不說

做甚麼來平安道罷了也是他造化可可二位娘出來看見叫住

他照顧他這些東西去了正是

閑來無事倚門楣

恰見鶯鶯一老來

不獨纖微能濟物

無緣滴水也難消





第五十九回

夫官哥死而瓶兒死。瓶兒死而西門亦死。故訪愛月見西門之歲月有限也。月娘生于八月十五日。過十五則缺矣。今愛月姓鄭。猶云正愛好月。又早過十五日也。豪華易老。日月如流。歌舞場中。不堪回首。奈何奈何。

上文一路寫官哥小胆寫貓至此方一筆結出官哥之死。固是十二分精細。乃于官哥臨死時寫夢子虛云。你如何盜我財物與西門慶。我如今告你去也。二句明是子虛轉化官哥。以為瓶兒孽死之由。以與西門索債之地。二句道盡遂使推喚貓上牆打狗闖門。早為今日打狗傷人。貓驚官哥之因。一絲不差。其矣。作者之筆真有疎而不漏之至理存乎。其中殆



奪天工之巧者乎。然後知其以前瓶兒打狗喚貓後金蓮打狗養貓特特照應使看者知官哥卽子虛之化身也。

千金之捨爲官哥也。玉皇廟之識爲官哥也。玉姑子家之經爲官哥也。賁四所印岳廟所捨之經爲官哥也。子虛之帳已勾消一半。至于瓶兒之死爲官哥也。然則瓶兒死後之費亦在官哥帳上算。寔在子虛帳上算也。墻頭之物能存几何哉。至苗青之物以王六兒處來卽以韓道國去且加兩倍之利。玉樓之物得之楊家失于李氏屈指算去不差一絲。人亦何樂而不貪人之財也哉。其如不省何。

何以知官哥爲子虛化身也。觀夢子虛云如今我告你去也。夫子虛已死數年而何以不告且必云如今我告你去如今二字見以先我已來討債作孽至如今債已將完孽已將成。此用一告便來捉淫婦奸夫也。明明在此而自有金瓶以來能看而悟其意者誰乎。今日披我抉其而發之也。

第五十九回

西門慶露陽驚愛月

李瓶兒賭物哭官哥

詩曰

楓葉初丹槲葉黃

河陽愁髻恰新霜

鬼門徒憶空回首

泉路憑誰脫斷腸

路杳雲迷愁漠漠

珠沉玉殞事茫茫

惟有淚珠能結兩

盡傾東海恨無疆

話說孟玉樓和潘金蓮在門首打發磨鏡叟去了忽見從東一人



帶着大帽眼紗騎着驢子走得甚急，逕到門首下來，慌忙兩個婦人往後走不迭，落後揭開眼紗，却是韓道國來家了。平安忙問道：「貨車到了不曾？」韓道國道：「貨車進城了，稟問老爹，卸在那里？」平安道：「爹不在家，往周爺府里吃酒去了。」叫卸在對門樓上。哩，你老人家請進裡邊去。不一時，陳敬濟出來陪韓道國，入後邊見了月娘，出來所上拂去塵土，把行李搭連叫王經送到家去。月娘一面打發出飯來與他吃了。不一時，貨車總到，敬濟拿鑰匙開了那邊樓上門，就有卸車的小脚子領籌搬運。一箱一箱都堆卸在樓上。十大車段貨直卸到掌灯時分，崔本也來幫扶完畢，查數鎖門，貼上封皮，打發小脚錢出門。細早有玳安往守備府報西門慶去了。西門慶聽見家中卸貨，吃了几杯酒，約掌灯以後就來家，韓夥計等着。

見了在所上坐的，就把前後往回事說了一遍。西門慶因問錢老爹書下了也，見些分上不會。韓道國道：「全是錢老爹這封書，十車貨少使了許多稅錢。小人把段箱兩箱併一箱，三停只報了兩停，都當茶葉馬牙香櫃上稅過來了。通共十大車貨，只納了三十兩五錢鈔銀子。老爹接了報單，也沒差巡欄下來查點，就把車喝過來了。」所以名錢老爹也一笑西門慶听言，滿心歡喜，因說到明日少不的重

重買一分禮謝他，于是分付陳敬濟陪韓夥計，崔大哥坐後邊，拿菜出來留吃了一回酒。方纔各散回家。王六兒聽見韓道國來了，分付了頭春香錦兒伺候，下好茶好飯。等的晚上韓道國到家，拜了家堂，脫了衣裳，淨了面目，夫妻二人各訴離情。一遍韓道國悉把買賣得意一節告訴老婆，老婆又見搭連內沉沉重重許多銀



兩因問他替已又帶了一二百兩貨物酒米卸在門外店裡慢慢發賣了銀子來家。來保一不不言可知又為拐財一回作影。老婆滿心歡喜道我聽見王經說又尋了个甘夥計做賣手咱每和崔大哥與他同分利錢使這个又好到了出月開舖子韓道國道這裡使着人做賣手南邊還少个人立庄置貨老爹已定還要派我去老婆道你看貨才料自古能者多勞你不曾做買賣那老爹託你麼常言不將辛苦易難得世間財你外边走上三年你若懶待去等我對老爹說了明白教姓甘的和保官兒打外你便在家賣貨就是了韓道國道外边走熟了也罷了老婆道可又來你先生迷了路在家也是閒談畢擺上酒來夫婦二人飲了几盃潤別之酒收拾就寢是夜歡娛無度不必細說次日却是八月初一日韓道國早到房子內

同崔本甘夥計看着收拾裝修上庫不在話下却說西門慶見貨物卸了家中無事忽然心中想起後云地心上要往鄭愛月兒家去暗暗使玳安兒送了三兩銀子一套紗衣服與他鄭家鴛子聽見西門老爹來請他家姐兒如天上落下來的一般連忙收下禮物沒口子向玳安道你多頂上老爹就說他姐兒兩個都在家裡伺候老爹請老爹早些兒下降玳安走來家中書房內回了西門慶話西門慶約午候時分分付玳安收拾着涼轎頭上帶着披巾身上穿青緯羅暗補子直身紛底皂靴先走在房子看了一回修裝上庫細然後起身坐上涼轎下班竹簾來琴童玳安跟隨留玉經在家止叫春鴻背着直袋送往院中鄭愛月兒家正是

天仙机上整香羅

八手仙拖雪一窩



不獨桃源能問渡 却來月窟作嫦娥

却說鄭愛香兒打扮的粉面油頭見西門慶到笑吟吟在半門裡  
首迎接進去到于明間客位道了萬福西門慶坐下就分付小廝  
琴童把轎回了家去晚夕騎馬來接琴童跟轎家去止留玳安和  
春鴻兩個伺候少頃鴛子出來拜見說道外日姐兒在宅內多有  
打攪老爹來這裡自恁走走罷了如何又賜將禮來又多謝與姐  
兒的衣服西門慶道我那日叫他怎的不去只認王皇親家了俗  
可鴛子道俺每如今還怪董嬌兒和李桂兒不知是老爹生日叫  
唱他每都有了禮只俺們姐兒沒有若早知時決不答應王皇親  
家唱先往老爹宅裡去了落後老爹那裡又差了人來慌的老身  
皆着王家人連忙攙掇姐兒打後門上轎去了西門慶道先日我



在他夏老爹家酒席上就定下他了他若那日不去我不消說的  
就惱了怎的他那日不言不語不做喜歡端的是怎麼說俗態  
子道小行貨子家自從梳弄了那里好生出去哄唱去到老爹宅  
內見人多不知說的怎樣的他從小是恁不出語嬌養慣了你看  
其時候纔起來老身纔催促了几遍說老爹今日來你早些起來  
收拾了罷他不依還睡到這咱晚總是抬高月兒香豔不一時了  
鬢拿茶上來鄭愛香兒向前遞了茶吃了鴛子道請老爹到後邊  
坐罷鄭愛香兒就讓西門慶進八鄭愛月兒的房外明間內坐下  
拿絕西門慶看見上面楷書愛月軒三字明坐了半日拿絕忽听  
簾櫳响處鄭愛月兒出來不戴髮髻頭上挽着一窩絲杭州纒梳  
的黑髮七光油油的烏雲雲豎堆鴉猶若輕烟密霧上着白藕絲



對衿仙裳下穿紫紉翠紋裘脚下露紅鴛鴦鞋步搖金玉玲瓏越顯芙蓉粉面正是

若非道子觀音面 定然延壽美人圖

愛月兒走到下面望上不端不正與西門慶道了萬福就用洒金扇兒掩着粉臉坐在旁邊西門慶注目停視比初見時節越發齊整不見心搖目蕩不能禁止不一時了盃拿一道茶來這粉頭輕搖羅袖微露春纖取一鍾雙手遞與西門慶然後與愛香各取一鍾相陪吃畢收下盃兒去請寬衣服房裡坐西門慶叫玳安上來把上蓋青紗衣戴了搭在椅子上進入粉頭房中但見瑤窓綉幕錦褥華裯異香襲人極其清雅真所謂神仙洞府人跡不可到者也描房正是描月兒如此一直寫來寬門房中可鎖者乎彼此攀話調笑之際只見了鬢

進來安放桌兒擺下許多精製菜蔬先請吃荷花細餅鄭愛月兒親手揀攢肉絲捲就安放小泥金碟兒內遞與西門慶吃須臾吃了餅收了家火去就鋪茜紅氈條取出牙牌三十二扇與西門慶抹牌抹了一回收過去擺上酒來但見盤堆異果酒泛金波十分齊整姊妹二人遞了酒在旁筆排薦柱款款絞綃愛香兒彈箏愛月兒琵琶唱了一套兜的上心來恰端的詞出佳人口有裂石繞梁之聲唱畢促席而坐拿骰盆與西門慶拾紅猜枚飲勾多時鄭愛香兒推更衣出去了獨有愛月兒陪着西門慶吃酒先是西門慶向袖中取出白綾汗巾兒上頭束着个金牙心盒兒鄭愛月兒只道是香茶便要打開西門慶道不是香茶是我逐日吃的補藥我的香茶不放在這裡面只用紙包着于袖裡取出一包香茶



桂花餅兒遞與他那愛月兒不信還伸手往他袖子裡掏又掏出一  
 個紫縐紗汗巾兒止揀着一副揀金挑牙兒拿在手中觀看甚是  
 可愛說道我見銀。姐。桂。姐。又。在。此。一。路。也。也。桂姐和吳銀姐都拿着這樣汗巾兒原來是你與  
 他的西門慶道我是揚州船上帶來的不是我與他誰與他的你  
 若愛與了你罷到明日再送一副與你姐姐說畢西門只如此西  
 門慶就着鍾兒裡酒把穿心盒兒內菓吃了一服把粉頭撲在懷  
 中兩個一過一口飲酒唾舌無所不至西門慶又舒手摸弄他的  
 香乳緊緊就就賽麻圓滑膩一面扯開衫兒觀看曰醜醜猶如玉  
 玉一般揣摩良久淫心輒起腰間那話突然而與解開褲帶命他  
 織手籠搯粉頭見其粗大說的吐舌害怕雙手接定西門慶脖頂  
 說道我的親親你今日初會將就我只放半截兒罷趣若都放進



去我就死了你敢吃藥養的這等大不然如何天生恁怪刺刺兒  
 的紅赤赤紫澹澹好硃砂人了西門慶笑道我的兒你下去替我  
 品品俗態愛月兒道慌怎的往後日子多如樹葉兒今日初會人  
 生面不熟再來等我替你品說畢西門慶欲與他交歡愛月兒道  
 你不吃酒了西門慶道我不吃了咱睡罷俗態愛月兒便叫了鬟  
 把酒桌抬過一邊與西門慶脫靴他便往後邊更衣澡牝去了西  
 門慶脫靴時還賞了頭一塊銀了打發先上床睡炷了香放在  
 薰籠內良久婦人進房間西門慶你吃茶不吃西門慶道我不吃  
 一面掩上房門放下綾絹來將絹安在褥下細解衣上床兩個枕  
 上鴛鴦被中瀉瀉西門慶見粉頭肌膚纖細牝淨無毛猶如白麵  
 蒸餅一般柔嫩可愛描金蓮物後至此又抱了的把腰肢未盈一



掬誠為軟玉温香千金難買于是把他兩隻白生生銀條般嫩腿兒束在兩邊腰眼間那話上使了托子向花心裡頂入龜頭昂大濡攪半响方纔沒稜那愛月兒把眉頭縳在一處兩手攀閣在枕上隱忍難挨朦朧着星眼低声說道今日你饒了鄭月兒罷不謂其以上寫如許淫婦而其技不窮又是一番捕鳥其技西門慶听了愈覺銷魂肆行抽送不勝歡娛正得多少

春点桃花紅綻蕊

風吹桃柳綠翻腰

西門慶與鄭月兒留恋至三更方纔回家到次日吳月娘打發他往衙門中去了和玉樓金蓮李嬌兒都在上房坐的只見玳安進來上房取尺頭匣兒往夏提刑送生日札去月娘因問玳安你爹昨日坐轎子往誰家吃酒吃到那早晚纔回家想必又在韓道國



家望他那老婆去來原來賊囚根子成日只瞞着我背地替他幹這等齒兒玳安道不是他漢子來家爹怎好去的然則不來家月娘道不是那里却是誰家那玳安又不說只是笑取了段匣送札去了潘金蓮道大姐姐你問這賊囚根子他怎肯實說我聽見說玳安昨日也跟了去來只叫玳安來問就是了一面把春鴻叫到跟前金蓮問你昨日跟了你爹轎子去在誰家吃酒來你實說便罷不實說如今你大娘就要打你那春鴻跪下便道娘休打小的待小的說就是了小的和玳安琴童哥三個跟俺爹從一座大門樓進去轉了几條街巷到個人家只半截門兒都用錐齒兒鑲了門裡立着个娘娘打扮的花花黎黎的金蓮聽見笑了說道囚根子一个院裡半門子也不認的趕着粉頭叫娘娘起來又問



道那個娘娘怎麼模樣你認的他認的春鴻道我不認的他也  
相娘每頭上戴着這個假壳進入裡面一個白頭的阿婆出來望  
俺爹拜了一拜落後請到後邊又是一位年小娘娘出來不戴假  
壳生半門子面搽的嘴唇紅紅的陪著俺爹吃酒金蓮道你們都  
在那裡坐來春鴻道我和玳安琴童哥便在阿婆房裡看俺俺每  
吃酒并肉兜子來把月娘玉樓笑的了不得因問道你認的他認  
的春鴻道那一個相似在咱家唱的王樓笑道就是李桂姐了  
月娘道原來摸到他家去來李嬌兒道俺家沒半門子金蓮道只  
怕你家新安了半門子是的問了一回西門慶來家就往夏提刑  
家拜壽去了却說潘金蓮房中養的一隻白獅子貓兒渾身純白  
只額兒上帶龜背一道黑名喚雪裡送炭又名雪獅子又善會口

啣汗巾子拾扇兒

我品玉一回

西門慶不在房中婦人晚夕常抱他在

被窩裡睡又不撒尿屎在衣服上呼之即止揮之即去婦人常喚  
他是雪賊每日不吃牛肝乾魚只吃生肉調養的十分肥壯毛內

可藏一鷄彈甚是愛惜他終日在房裡用紅絹裹肉令貓撲而搗

食歷歷敘來  
令人髮指

這日也是合當有事官哥兒心中不自在連日吃劉

婆子菜畧覺好些李瓶兒與他穿上紅段衫兒安頓在外間炕上

頑耍迎春守着奶子便在旁吃飯不料這雪獅子正蹲在護炕上

看見官哥兒在炕上穿着紅衫兒一動動的頑耍只當平日哄喂

他肉食一般猛然望下一跳將官哥兒身上皆抓破了只听那官

哥兒呱的一声倒咽了一口氣就不言語了手脚俱風搖起來慌

的奶子丟下飯碗接抱在懷只顧啞噥與他收驚那貓還來趕着



還來撻被迎春打出外邊去了，如意兒實承望孩子搗過一陣好了，誰想只顧常連一陣不了一陣搗起來，忙使迎春後邊請李瓶兒去說哥兒不好了，風搖著哩，娘快去，那李瓶兒不聽便罷，听了正是。

驚損六葉連肝肺，  
說壞三毛九孔心。

連月娘慌的兩步做一步，逕撲到房中，見孩子搗的兩隻眼直往上吊，通不見黑眼睛珠兒，口中白沫流出，呶呶猶如小雞叫，手足皆動，一見心中猶如刀割相似，連忙接抱起來，臉搵着他嘴兒大哭道：我的哥哥，我出去好好兒，怎麼就搗起來，迎春與奶子悉把被玉娘房裡貓所說一節說了，那李瓶兒越發哭起來，說道：我的哥哥，你緊不可公婆意，今日你只當脫不了，打這條路兒去了。

惠蓮一  
樣話 月娘听了，一声兒沒言語，一面叫將金蓮來問，他說是你

屋裡的貓說，了孩子，金蓮問是誰說的，月娘指着是奶子和迎春說來，金蓮道：你看這老婆子，這等張嘴，俺貓在屋裡好好兒的臥着，不是你每怎的把孩子說了沒的，賴人起來，爪兒只揀軟處捏，俺每這屋裡是好纏的，月娘道：他的貓怎得來這屋裡，迎春道：每次也來這邊屋裡走跳，金蓮接過來道：早時你說每常怎的不撻他，可可今日兒就撻起來，你這了頭也，跟着他，恁張眉睜眼兒，六說白道的，將就些兒罷了，怎的要把弓兒扯滿了，可可兒俺每自恁沒時運來，于是使性子抽身往房裡去了。  
利口 看官听说，潘金蓮見李瓶兒有了官哥兒，西門慶百依百隨，要一奉十，故行此陰謀之事，馴養此貓，必欲說死其子，使李瓶兒寵養教西門慶復親



子已就如昔日屠岸賈養神蔡害趙盾丞相一般又明插一証正是

花枝葉底猶藏刺 人心怎保不懷毒

月娘眾人見孩子只顧搖起來一面熬姜湯灌他一面使來安兒快叫劉婆去不一時劉婆子來到看了脉息只顧跌脚說道此遭驚說重了難得過了快熬灯心薄荷金銀湯取出一九金箔丸來向鍾兒內研化牙關緊閉月娘連忙拔下金簪兒來撬開口灌下去劉婆道過得來便罷如過不來告過主家奶奶必須要灸几醮纔好月娘道誰敢就必須等他爹來問了不敢灸了惹他來家喫喝瓶兒道大娘救他命罷若等來家只恐遲了若是他爹回罵等我承當就是了月娘道孩兒是你的孩兒奇談隨你灸我不敢張主當下劉婆子把官哥兒眉攢脖子兩手闊尺并心口共灸了五醮

放他睡下那孩子昏昏沉沉直睡到日暮時分西門慶來家還不

醒那劉婆見西門慶來家月娘與了他五錢銀子一溜烟從夾道

內去了月娘可殺西門慶歸到上房月娘把孩子風搖不好對西門慶

說了西門慶連忙走到前邊來看視見李瓶兒哭的眼紅紅的問

孩兒怎的風搖起來李瓶兒滿眼落淚只是不言語問了頭奶子

都不敢答西門慶又見官哥手上皮兒去了灸的滿身火艾心中

焦燥又走到後邊問月娘月娘隱瞞不住只得把金蓮房中貓驚

說之事說了劉婆子剛纔看說是急驚風若不針灸難過得來若

等你來只恐怕遲了他娘母子自主張叫他灸了孩兒身上五醮

纔放下他睡了這半日還未醒西門慶不听便罷听了此言三尸

暴跳五臟氣冲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直走到潘金蓮房中不



緣分說尋着雪獅子提着脚走向穿廊墜石台基輪起來只一摔  
只听响噫一声腦漿迸萬朵桃花滿口牙零嚼碎玉正是

不在陽間擒鼠耗 却歸陰府作狸仙

潘金蓮見他拿出猫去摔死了坐在炕上風紋也不動一待西門  
慶出了門口裡喃喃喃喃罵道賊作死的強盜把人挑出去殺了  
纒是好漢一个猫兒碍着你味屎亡神也似走的來摔死了他到  
陰司裡明日還問你要命你慌怎的然則武大并一賊不逢好死  
變心的強盜西門慶走到李瓶兒房裡因說奶子迎春我叫你奸  
看着孩兒怎的吓猫唬了他把他手也搥了又信劉婆子那老淫  
婦平白把孩子氣的怎樣的若是好罷不好把這老淫婦拿到衙  
門裡與他兩拶李瓶兒道你看孩兒緊自不得命你又是怎樣的



孝順是醫家他也巴不得要好哩李瓶兒只指望孩兒好來不料

被艾火把風氣反于內變為慢風月娘可殺理星八室罪已難辭

等壞事內裡抽掙的腸胃兒皆動尿屎皆出大便病出五花顏色

眼目忽睜忽閉終朝只是昏沉不省奶也不吃了李瓶兒慌了到

處求神問卜打卦皆有凶無吉月娘躡着西門慶又請劉婆子來

家跳神該又請小兒科大醫來看都用接鼻散試之若吹在鼻孔

內打鼻涕還看得若無鼻涕出來則看陰陽守他罷了岐黃為此

無于是吹下去茫然無知並無一个噴涕出來越發晝夜守着哭

涕不止連飲食都減了看看到八月十五日將近月娘因他不好

連自家生日都回不做親戚內眷就送禮來也不請家中止有

吳大妗子楊姑娘并大師父來相伴那薛姑子和王姑子兩個在

第一奇書 五十九回



印經處爭分錢不平，又使性兒彼此互相揭調。百忙中點醒，愚人倭佛者。十四日，曹四同薛姑子催討，將經卷挑將來，一千五百卷都完了。李瓶兒又與了一串錢買紙馬香燭，十五日同陳敬濟早往岳廟裡進香紙，把經看着都放施盡了。走來回李瓶兒話，喬大戶家一日一遍使孔嫂兒來看。細又舉荐了一个看小兒的鮑大醫來看，說道：「這個變氣天，弔客忤治不得了。」自己自與了他五錢銀子，打發去了。灌下藥去，也不受，還吐出了，只是把眼合着，口中咬的牙格支支响。李瓶兒通衣不解帶。此處着此語傷，盡天下孝子心。晝夜抱在懷中，眼淚不乾的，只是哭。西門慶也不往那裡去，每日衙門中來家，就進來看孩兒。那時正值八月下旬，天氣點明八月一絲不紊，李瓶兒守着官哥兒睡在床上，桌上点着銀灯，了鬢養娘都睡熟了，覷着滿窓

月色，更漏沉沉，果然愁腸萬結，離思千端。正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悶來愁腸磕睡多，但見

銀河耿耿，玉漏沉沉，穿窓皓月，耿寒光透戶，涼風吹夜氣，譙樓禁鼓一更未盡，一更敲別院，寒砧于搗，將殘于搗起，面簷前吁噓，鉄馬敲碎，思婦情懷，銀台上閃爍灯光，偏照佳人，長嘆一心，只想孩兒好，誰料愁來睡夢多。

當下李瓶兒臥在床上，似睡不睡，夢見花子虛從前門外來，身穿勾衣，恰似活時一般，見了李瓶兒，厲聲罵道：「漁賊淫婦，你如何抵盜我財物，與西門慶如今我告你去也。」被李瓶兒一手扯住他衣袖，央及道：「好哥哥，你饒恕我，則个花子虛一頓撒手，驚覺却是南柯一夢，醒來手裡扯着却是官哥兒的衣衫袖子。」分明說官哥兒為子虛化身與後





孝哥為西門化身作一番對章連噙了几口道怪哉怪哉听一听  
法請此二句蓋信了言非謬  
 更鼓正打三更三点李瓶兒說的渾身冷汗毛髮皆豎到次日西  
 門慶進房就把夢中之事告訴一遍西門慶道知道他死到那裡  
 去了此是你夢想舊境只把心來放正着休要理他如今我使小  
 廝拿轎子去接了吳銀兒來與你做個伴兒再把老馮叫來伏侍  
 兩日玳安打院裡接了吳銀兒來那消到日西時分那官哥兒在  
 奶子懷裡只搐氣兒了慌的奶子叫李瓶兒娘你來看哥哥這黑  
 眼睛珠兒只往上翻口裡氣兒只有出來的沒有進去的這李瓶  
 兒走來抱到懷中一面哭起來叫了頭快請你爹去你說孩子待  
 斷氣也可可常時節又走來說話必于忙中挿一閒筆告訴房子  
 兒尋了門面兩間二層大小四間只要三十五兩銀子西門慶

听見後這官哥兒重了就打發常時節起身說我不送你罷改日  
 我使人拿銀子和你看去急急走到李瓶兒房中月娘眾人都在  
 房裡瞧着那孩子在他娘懷裡一口口搐氣兒西門慶不忍看他  
 走到明間椅子上坐着寫的出真是生龍活只長呼短嘆那消半  
 盞茶時官哥兒嗚呼哀哉斷氣身亡時八月廿三日申時也只活  
 了一年零兩個月合家大小放聲大哭那李瓶兒搥耳揉腮一頭  
 撞在地下哭的昏過去半日方纔甦省接着他放聲大哭寫得吐  
 道我的沒救星兒心疼殺我了寧可我同你一蒼兒裡死了罷我  
 也不久活在世上了我的拋閃殺人的心肝撇的我好苦也那奶  
 子如意兒和迎春在旁哭的言不得動不得寫得西門慶即令小  
 廝收拾前所西廂房乾淨放下兩條寬枕要把孩子連枕席被褥



拾出去那裡挺放那李瓶兒倚在孩兒身上兩手接抱着那里肯  
放口口声声直叫沒救星的冤身嬌嬌的兒生揭了我的心肝去  
了撇的我在費辛苦乾生受一場再不得見你了我的心肝月娘  
眾人哭了一回在旁勸他不住西門慶走來見他把臉抓破了滾  
的寶髻鬚鬆烏雲散亂使道你看歪的他既然不是你我的兒女  
乾養活他一場他短命死了哭兩聲丟開罷了如何只顧哭了去  
又哭不活他的身子也要緊後如今指出去好叫小廝請陰陽  
來着這是甚麼時候月娘道這也有申時前後玉樓道我頭裡  
怎麼說來他官情還等着這個時候化去原是申時生還是申時  
死日子又相同都是二十三日只是月分差些圓圓的一年零兩  
個月李瓶兒見小廝每俟候兩旁要抬他又哭了說道慌抬他出

去怎麼的大媽媽你伸手摸摸他身上還熱哩寫得叫了一聲我

的兒喚你叫我怎生割捨的你去抗得我好苦也一頭又撞倒在  
地下哭了一回眾小廝總抱官哥兒抬出停在西廂房內月娘向  
西門慶計較還對親家那里并他師父廟裡說聲去西門慶道他  
師父廟裡明早去罷一面使玳安往喬大戶家說了一面使人請  
了徐陰陽來批書又拿出十兩銀子與賈四叫他快抬了一付平  
頭杉板令匠人隨即僱造了一具小棺槨兒就要入殮喬宅那里  
一間來報喬大戶娘子隨即坐轎子來進門就哭月娘家人又陪  
着大哭了一場告訴前事一遍不一時陰陽徐先生來到看了說  
道哥兒還是正申時永逝月娘分付出來叫與他看看黑書徐先  
生將陰陽秘書瞧了一回說道哥兒生于政和丙申六月廿三日



申時卒于政和丁酉八月廿三日申時月令丁酉日壬子犯天  
照瓶兒地重喪本家要忌忌哭聲親人忌入殮之時蛇龍鼠兔四生人  
避之則吉又黑書上云壬子日死者上應寶瓶宮下臨齊地他前  
生曾在兗州蔡家作男子曾倚力奪人財物明說子虛來西門家  
吃酒落魄明說子虛前身不敬天地六親橫事牽連明說子虛遭氣寒之疾臥  
床蓆穢汚而亡明說子虛今生為小兒亦患風癘之疾十日前被六畜  
驚去魂魄又犯土日太歲先亡攝去魂魄托生往鄭州王家為男  
子後作千戶壽六十八歲而終須與徐先生看了黑書請問老爹  
明日出去或埋或化西門慶道明日如何出得閣三日念了經到  
五日出去坡上埋了罷徐先生道二十七日丙辰合家本命都不  
犯宜正午時掩土批畢書一面就收拾入殮已有三更天氣李瓶



兒哭着往房中尋出他几件小道衣道髻鞋襪之類替他安放在  
棺槨內傷心慘目釘了長命釘合家大小又哭了一場打發陰陽  
去了次日西門慶乱着也沒往衙門中去夏提刑打听得知早辰  
衙門散時就來弔問又差人對吳道官廟裡說知到三日請報恩  
寺八衆僧人在家誦經亦是報恩寺僧吳道官廟裡并喬大戶家  
俱備折桌三牲來祭奠二番吳大舅沈姨夫門外韓姨夫花大舅  
都有三牲祭桌來燒紙又一番應伯爵謝希大温秀才常峙節韓  
道國甘出身賁第傳李智黃四都聞分發晚夕來與西門慶伴宿  
又一番寫九家總打發僧人去了叫了一起親偶的明說先在哥  
兒靈前祭畢然後西門慶在大廝上放桌席宮待衆人那日院中  
李桂姐吳銀兒并鄭州兒三家都有人前來上紙又找李瓶兒思



想官哥兒每日黃懨懨連茶飯兒都頓待吃題起來只是哭涕把  
喉音都哭啞了西門慶怕他思想孩兒尋了拙智白日裡分付奶  
子了鬢和吳銀兒相伴他不離左右晚夕西門慶一連在他房中  
歇了三夜枕上百般解勸薛姑子夜間又替他念楞嚴經解冤咒  
勸他休要哭了他不是你的兒女都是宿世冤家債主明說子陀  
羅經上不說的好昔日有一婦人生產孩兒三遍俱不過兩歲而  
亡婦人悲諦不已抱兒江邊不忍拋棄感得觀世音菩薩化作一  
僧謂此婦人曰不用啼哭此非你兒是你生前冤家二度托生皆  
欲殺汝你若不信我教你看將手一指其兒遂化作一夜叉之形  
向水中而立報言汝曾殺我來我特來報冤明說出今因汝常持  
佛頂心陀羅經善神日夜擁護所以殺汝不得我已蒙觀世音菩

薩受度了從今永不與汝為冤道畢遂沉水中不見不該我貧僧  
說你這兒子必是宿世冤家托來你墜下化日化財要惱害你身

明言子為你捨了此佛頂心陀羅經一千二百卷有此功行他害

你不得故此離身然則銀球到明日再生下來纔是你兒女李瓶

兒听了終是愛緣不斷但題起來輒流涕不止死已有須與過了

五日到廿七日早晨僱了八名青衣白絹小童大紅銷金棺與旛

幢雪蓋玉梅雪柳圍隨前首大紅銘旌題着西門家男之柩作吳

道官廟裡又差了十二衆青衣小道童兒來進棺轉咒作生神玉

章動清樂送殯衆親朋陪西門慶穿素服走至大街東口將及門

上纜上頭口作西門慶恐怕李瓶兒到坟上悲痛不叫他去只是

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大姐家裡五頂轎子陪喬親家母



大姘子和李桂姐鄭月兒吳舜臣媳婦鄭三姐往坟頭去

留下孫雪娥吳銀兒并兩個姑子在家與李瓶兒做伴兒留者十人

人李瓶兒見不放他去見棺材起身送出到大門首趕着棺材大

放声哭一口一声只叫不來家虧心的兒喚叫的連声氣破不防

一頭撞在門底下把粉額磕傷金釵墜地寫得慌的吳銀兒與孫

雪娥向前撈扶起來勸歸後邊去了到了房中見炕上空落落的

只有他要的那壽星博浪鼓兒還掛在床頭上想將起來博浪鼓

小物專用人文字便令無旁血淚拍了卓子又哭个不了吳銀兒

在旁扯着他手勸說道娘少哭了哥哥已是拋閃你去了那裡再

哭得活你須自解自歎休要只顧煩惱無心人雪娥道你又年少

青春愁到明日養不出來也怎的這裡牆有縫壁有眼俺每不好

說的他使心用心反累已身他將你孩子害了教他一還一報問

他要命不知你我被他活埋了几遭了只要漢子常守着他便好

到人屋裡睡一夜兒他就氣生氣死早是前者你每都知道漢子

等閒不到我後邊總到了一遭兒你看他就背地裡唧噥成一塊

對着他姐兒每說我長道我短俺每也不言語每日洗眼兒看着

他這個淫婦到明日還不知怎麼死哩有心事人李瓶兒道罷了

我也惹了一身病在這裡不知在今日明日死和他也爭執不得

了隨他罷一語直至碧落正說着只見妳子如意兒向前跪下哭

道小媳婦有句話不敢對娘說今日哥兒死了乃是小媳婦沒造

化只怕往後參與大娘打發小媳婦出去小媳婦男子漢又沒了

那裡投奔李瓶兒見他這般說又心中傷痛起來便道怪老婆孩





子便沒了我還沒死哩總然我到明日死了你在我手下一場我也不叫你出門往後你大娘生下哥兒小姐來交你接了奶就是一般了你慌亂的是甚麼那如意兒方纔不言語了如意又自有心事又安如意後文李瓶兒良久又悲慟哭起來真是悲雪娥與吳銀兒兩個又解勸說道你吐中吃了些甚麼只顧哭了去一面叫綉春後邊拿了飯來擺在桌上陪他吃那李瓶兒怎生嚙得下只吃了半甌兒丟下不吃了西門慶在坟上叫徐先生画了穴形把官哥兒就埋在先頭陳氏娘懷中抱孫葬了那日喬大戶并眾親戚都有祭祀就在新蓋捲棚晉待飲酒一日來家李瓶兒與月娘喬大戶娘子大妗子磕着頭又哭了向喬大戶娘子說道親家誰似奴養的孩子兒不氣長短命死了既死了累你家姐姐做了望門寡勢而無



功親家休要笑話喬大戶娘子說道親家怎的這般說話孩兒與各人壽數誰人保的後來的事常言先親後不改親家每又不一老往後愁沒子孫須要慢慢來親家少要煩惱了說畢作辭回家去了親家西門慶在前所叫徐先生洒掃各門上都貼辟非黃符符死者煞高三丈向東北方而去遇日遊神冲回不出斬之則言親人不息西門慶拿出一疋大布二兩銀子謝了徐先生晉待出門晚夕入李瓶兒房中陪他睡夜間百般言語温存見官哥兒的戲耍物件都還在根前恐怕李瓶兒看見思想煩惱都令迎春拿到後邊去了隨手收拾博浪鼓如撒金扇一樣章法正是

思想嬌兒晝夜啼

寸心如割命懸絲

世上萬般哀苦事

除非死別共生離





第六十回

此回小小一篇文字。見色慾有悲傷之時。錢財無止足之處。為世人涕淚相告也。

瓶兒之病。因官哥本因子虛。乃官哥未死。子虛不來。是官哥即子虛。官哥既死。子虛頻來。是子虛即官哥。而必寫官哥在子虛懷中者。正子虛所以纏瓶兒之處。而瓶兒纏擊之因也。或人必執官哥在子虛懷中。疑為子虛乎。彼為知者。相受迷之故。而自已先着相受迷也。

官作生涯。見西門一片市井。全不改悔也。又為臨死算之時。預開帳簿也。

此回文字。開手將題面兩事。輕輕敘完。下文接以一酒令總



括金瓶梅三人并玉樓并愛姐月娘已爲後文一番結束上  
映吳神仙以及卜龜等文字也。且更以二清江引爲月兒作  
襯而第一個又爲金蓮敬濟一引。趕他去別處飛。又爲春梅  
地也。故此回是過節文中。却插入關鎖文字。神妙之至。  
第六十回

李瓶兒病纏死孽 西門慶官作生涯

詞曰

倦睡恹恹生怕起。如痴如醉如慵。半垂半捲舊簾櫳。眼穿  
芳草綠。淚灑落花紅。追憶當年魂夢斷。爲雲爲雨爲風。  
淒淒樓上數歸鴻。悲鴻三兩陣。哀緒萬千重。詞亦淒  
惻動人

右調臨江仙



話說潘金蓮見孩子沒了。每日抖搜精神。百般稱快。指着了頭罵  
道。賊淫婦。我只說你日頭常晌午。却怎的今日也有銷了的時節。  
你班鳩跌了腳。也嘴蒼合了。椿癸折了。靠背兒沒的倚了。王婆子  
賣了磨。推不得了。老鴇子死了。粉頭沒指望了。却怎的也和我一  
般。李瓶兒這邊屋裡。分明聽見不敢聲言。皆地裡只是用淚着。  
這暗氣暗惱。又加上煩惱。憂戚漸漸。精神恍惚。夢魂顛倒。每日茶  
飯都減少了。自從葬了官哥兒。第二日吳銀兒就家去了。老馮領  
了个十三歲的丫頭來。五兩銀子賣與孫雪娥房中。使喚改名翠  
兒。不在話下。這李瓶兒一者思念孩兒。二者着了重氣。把舊病又  
發起來。照舊下邊經水淋漓不止。西門慶請任醫官來看。討將藥  
來吃下去。如水澆石一般。越發越旺。那消半月之間。漸漸容顏頓



減肌膚消瘦而精彩丰標無復昔時之態矣正是肌膚大都無一  
把如何禁架許多愁一日九月初旬天氣淒涼金風淅淅李瓶兒  
夜間獨宿房中銀床冷枕紗窗月浸凄惻不覺思想孩兒歛歛長  
嘆恍惚然恰似有人彈的窗櫺响李瓶兒呼喚了鬟都睡熟了不  
答乃自下床來倒靴弓鞋翻披綉纈開了房門出戶視之彷彿見  
花子虛抱着官哥兒叫他新尋了房兒同去居住李瓶兒還捨不  
的西門慶不肯去雙手就抱那孩兒被花子虛只一推跌倒在地  
撒手驚竄却是南柯一夢嚇了一身冷汗嗚嗚咽咽只哭到天明  
正是有情豈不等着相自家迷長鏡有詩為証

纖纖新月照銀屏

人在幽闌欲斷魂

益悔風流多不足

須知恩愛是愁根

那時來保南京貨船又到了使了後生王顯上來取車稅銀兩西  
門慶這里寫書差榮海拿一百兩銀子又具羊酒金段禮物謝主  
事就說此回過稅還望清目一二家中收拾舖面完備又擇九月  
初四日開張就是那日卸貨運行李共裝二十大車那日親朋通  
果盒掛紅者約有三十多人夏提刑也差人送禮花紅來喬大戶  
叫了十二名吹打的樂工雜耍撮弄西門慶這里李銘吳惠鄭春  
三个小優兒彈唱甘夥計與韓夥計都在櫃上發賣一个看銀子  
一个講說借錢崔本專管收生活西門慶穿大紅冠帶看燒罷紙  
西門官從此處來各親友遞菓盒把盞畢後邊厨上安放十五張  
桌席五菓五菜三湯五割從新遞酒上坐鼓樂喧天在坐者有喬  
大戶吳大舅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韓姨夫吳道官倪秀才溫葵



軒應伯爵謝希大常時節還有李智與四傳自新等聚夥計去管  
并街坊隣舍都坐滿了席面三个小優兒在席前唱了一套南呂  
紅袖襖混元初生太極爲錢字一描須臾酒過五巡食割三道下邊樂  
工吹打彈唱雜耍百戲過去席上觥籌交錯應伯爵謝希大飛起  
大鍾來杯來盞去飲至日落時分把家人打發散了西門慶只留  
下吳大舅沈姨夫韓姨夫溫葵軒應伯爵謝希大從新擺上桌席  
留後坐那日新開張夥計攢帳就賣了五百餘兩銀子西門慶滿  
心歡喜晚夕收了舖面把甘夥計強夥計傳夥計崔本賁四連陳  
敬濟都邀來到席上飲酒吹打良久把吹打樂工也打發去了止  
留下三个小優兒在席前唱應伯爵吃的已醉上來走出前邊解  
手叫過李銘問道那个扎包響兒清俊的小優兒是誰來的李銘



道二爹元來不知道因說道他是鄭奉的兄弟鄭春前日爹在他  
家吃酒請了他姐姐愛月兒了伯爵道真个怪道前日上紙送禮  
都有他干是歸到酒席上便向西門慶道哥你又恭喜又拍了小  
舅子杜中有錯西門慶笑道怪狗才休要胡說一面叫過王經  
來叫與你應二爹一大鍾酒伯爵回吳大舅說道老舅你怎麼說  
這鍾罰的我沒名西門慶道我罰你這狗才一个出包妄言伯爵  
低頭想了想兒呵呵笑了道不打緊處等我吃我死不了人又  
道我從來吃不得啣酒你叫鄭春上來唱个兒我听我聽罷了  
不放當下三个小優一齊上來彈唱伯爵令李銘吳惠下去不要  
你兩個我只要鄭春單彈着等兒只唱个小小曲兒我下酒罷謝  
希大叫道鄭春你過來依着你應二爹唱个罷西門慶道和花子



講過有一个曲兒吃一鍾酒叫玳安取了兩個大銀鍾放在應二  
面前那鄭春款接銀箸低低唱清江引道

一个姐兒十六七見一對蝴蝶戲香肩  
靠粉墻春弄彈珠淚喚  
梅香趕他去別處飛黃絹幼婦

鄭春唱了請酒伯爵總飲訖玳安又連忙斟了鄭春又唱

轉過籬關正見他斜倚定茶糜架伴羞整鳳釵不說昨夜話笑

吟吟拍將花片兒打千脈之脈

伯爵吃過連忙推與謝希大說道罷我是成不的成不的這兩大  
鍾把我就打發了謝希大道你吃不得推與我來我是你  
家有毬的蛋子伯爵道傻花子我明日就做了堂上官兒少不的  
是你替西門慶道你這狗才到明日只好做不韶武伯爵笑道傻



孩子我做了韶武把堂上讓與你就是了西門慶笑令玳安兒拿  
磕瓜來打這賊花子謝希大悄悄向他頭上打了一個响瓜兒說  
道你這花子溫老先生在這里你口裡只恁胡說伯爵道溫老先  
兒他斯文人不曾這閒事溫秀才道二公與我這東君老先生原  
來這等厚酒席中間誠然不如此也不樂悅在心樂生發散在外  
自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如此腐得八化故妙沈姨夫向西門慶說姨  
夫不是這等請大舅上席還行个令兒或擲骰或猜枚或看牌不  
拘詩詞歌賦頂頂續麻急口令說不過來吃酒這个庶兒均勻彼  
此不乱西門慶道姨夫說的是先斟了一杯與吳大舅起令吳大  
舅拿了骸盆兒來說道列位我行个令順着教去遇点要个花各  
花名下要頂真不拘詩詞歌賦說一句說不來罰一大杯我就是



一起

一擲一点紅紅梅花對白梅花春梅。直貫弄。一得双之春梅。

吳大舅擲了个二多一杯飲過酒該沈姨夫接擲沈姨夫說道

二擲並頭蓮蓮漪戲彩鴛金蓮。直貫全不憤吹。箭之金蓮花得意殺也。

沈姨夫也擲了个二飲過兩杯就過盆與韓姨夫行令韓姨夫道

三擲三春李李下不整瓶見。玉碎矣。

韓姨夫擲完吃了酒送與温秀才秀才道我學生奉令了

四擲狀元紅紅紫不以爲褻服玉樓。玉兒。有是尊貴。

温秀才只遇了一杯酒吃過該應伯爵行令伯爵道我在下一个字也不識不會頂真只說个急口令見罷

一个急急脚脚的老小左手拿着一个黄豆巴斗右手拿着一个



條綿花叉口望前只管跑走一个黃白花狗咬著那綿花叉口

那急急脚脚的老小放下那左手提的那黃豆巴斗走向前去

打那黃白花狗不知手間過那狗狗聞過那手忽用此作一聞

西門慶笑罵道你這賊謊斷腸子的天殺的誰家一个手去聞狗

來一口不被那狗咬了伯爵道誰叫他不要个提兒來我如今抄

化了不見了拐棒兒受狗的氣了謝希大道大官人你看花子自

家倒了架說他是花子西門慶道該罰他一錘不成个令謝子純

你行罷謝希大道我也說一个比他更妙

牆上一片破瓦墻下一疋驃馬落下破瓦打着驃馬不知是那

破瓦打傷驃馬不知是那驃馬踏碎了破瓦  
伯爵道你笑話我的令不好你這破瓦倒好你家娘子見劉大姐



就是个驢馬我就是个破瓦俺两个破瓦對瘦馱謝希大道你家  
那杜齋婆老淫婦撒把黑豆只好喂猪哄狗也不要他自嚼入肚  
两个人閉了口嘴每人斟了一鍾該韓縣計擲韓道國道老爹在  
上小人怎敢占先西門慶道順着來不要遜了于是韓道國道說  
五擲臘梅花花裡遇神仙愛如貞  
柳畢該西門慶擲西門慶道我要擲个六

六擲滿天星星辰冷落碧潭水月娘○直貫入雲裡手

果然擲出个六來伯爵看見說道哥今年上冬官情加官進祿更  
主有慶事亦算于是斟了一大杯酒與西門慶一面李銘等三个  
上來彈唱頑耍至更闌方散西門慶打發小優兒出門看收了家  
伙派定韓道國甘夥計在本來保四人輪流上宿分付仔細門戶

結轉 就過那边去了一宿晚景不題次日應伯爵領了李智黃四四  
來交銀子說此遭只關了一千四百五六十兩銀子不勾還人只

挪了三百五十兩銀子與老爹等下遭關出來再找完不敢遲了  
伯爵在旁又替他說了兩句美言西門慶叫陳敬濟來把銀子兌  
收明白打發去了銀子還擺在桌上西門慶因問伯爵道常二哥  
說他房子尋下了前後四間只要三十五兩銀子他來對我說正  
值小兒病重我心裡亂就打發他去了不知他對你說來不曾伯  
爵道他對我說來我說你去的不是了他乃郎不好他自亂亂的  
有甚麼心緒和你說話你且休回那房主兒等我見哥替你題就  
是了西門慶道也罷你吃了飯拿一封五十兩銀子今日是个好  
日子替他把房子成了來罷剩下的叫常二哥門面開个小舖兒



月間換了幾錢銀子。就勾他兩口兒盤攪了。伯爵道：此是哥下顧他了。不一時，放桌兒擺上飯來。西門慶陪他吃了飯，道：我不留你，你帶了這銀子去替他幹幹。這勾當去罷。伯爵道：你這里還叫個大官和我去西門慶道沒的扯淡。你袖了去就是了。以上西門一段雖是結得外一回之案却亦作者有意言如西門等小人倘如伯爵道不是揮金助友况不願為西門者乎真是調侃世人不少。這等說今日我還有些小事寔和哥說家表弟杜三哥生日早晨我送了些礼兒去。他使小廝來請我後晌坐坐。我不得來回你話。叫個大官兒跟了去成了房子。好叫他來回你話。西門慶道：若是恁說叫王經跟你去罷。一面叫王經跟伯爵來到了常家。常時節正在家見伯爵至，讓進裡面坐。伯爵拿出銀子來與常時節看說：太官人如此如此，叫我同你今日成房子去。我又不得開杜三

哥請我吃酒。我如今了畢你的事，我方纔得去常時節連忙叫渾家快看茶來說道：哥的盛情誰肯一面吃茶畢，叫了房中人來同到新市街兌與賣主銀子寫立房契。伯爵分付與王經歸家回西門慶話。剩的銀子叫與常時節收了他便與常時節作別。往杜家吃酒去了。西門慶看了文契，還使王經送與常二收了。不在話下。正是

求人須求大丈夫，  
濟人須濟急時無。  
一切一般皆下品，  
誰知恩德是良圖。



所  
藏  
書  
印

